

DATED June 1923

DOMINION OF CANADA

No. 10753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IMMIGRATION SERVICE



CHALLENGING RACISMS PAST AND PRESENT

Canada-China Focus

Stop Anti-ASIAN Hate Crimes Advocacy Group 2023



DENISE FONG

JOHN ENDO GREENAWAY

FRAN MORRISON | JOHN PRICE

CARMEN RODRIGUEZ DE FRANCE

SHARANJIT KAUR SANDHRA

TIMOTHY J. STANLEY



This certificate does not establish legal status in Canada



CHALLENGING RACISMS PAST AND PRESENT

**Canada-China Focus
Stop Anti-ASIAN Hate Crimes Advocacy Group 2023**

**DENISE FONG
JOHN ENDO GREENAWAY
FRAN MORRISON | JOHN PRICE
CARMEN RODRIGUEZ DE FRANCE
SHARANJIT KAUR SANDHRA
TIMOTHY J. STANLEY**



Canada-China Focus

Stop Anti-Asian Hate Crimes Advocacy Group

Published 2023
Printed in Canada

Book design by John Endo Greenaway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CC BY-NC-ND 4.0. To view a copy of this license,
visit 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ISBN
978-1-77835-281-2 (print)
978-1-77835-282-9 (e-book)



challengeracism.ca

*Our work and offices are located on the unceded,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目录

前言	5
1 挑战种族主义 (1912-1914)	7
2 反种族主义与战争 (1914-1916)	15
3 抗争 (1917-1919)	23
4 全球挑战种族主义 (1919-1922)	31
5 反弹 (1920-1922)	39
6 排华法案及更多1923	47
后记 1923年的回声?	54
词汇表 (Glossary)	58
作者简介	60
致谢	61

挑战过去和现在的种族主义

一百年前，加拿大政府通过了《关于华人移民的法案》，于1923年7月1日生效，史称《排华法案》。这是一部公开的种族主义法律，禁止来自中国的移民入境。该法律还要求所有华人，包括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都必须在联邦政府登记，方能留在加拿大。

对此，全加各地的华人社区发起动员，游说反对该法案，但他们的努力最终未能阻止法案的通过。因此，7月1日被许多加拿大华人视为“耻辱日”。这项立法造成了可怕的长期影响。今年，许多加拿大华人社区组织，包括新开放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华裔加拿大人博物馆，都将举行活动，纪念这个困难的周年纪念日。

在准备这本小册子时，我们回顾了1923年立法之前十年中发生的事件，以更好地了解它们与原住民、黑人和其他被种族化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加拿大定居者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发现令人吃惊。

与1923年法案同时出现还有另一些倒行逆施的举措，包括进一步限制日本移民，减少发放给日裔加拿大人的捕鱼许可证，派皇家骑警威吓格兰德河原住民六部落，以及卑诗省批准削减省内原住民居留地面积。

施加压力通过这项立法的是与联邦政要密切配合的、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商业协会、政客、媒体、白人妇女团体和劳工组织等结成的种族主义联盟。这个联合体于1920年合并，联手反对日裔加拿大退伍军人争取投票权的诉求。合并之年恰逢博登政府着手强化国家对原住民和社会运动的掌控，此过程在1922年当选的麦肯齐·金政府执政时期仍在继续，其结果对所有被种族化社区和劳工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

然而，在这个充满苦难的历史中，可以找寻出令人鼓舞的一面。1920年出现的这种白人的强烈反弹，实际上是对1907年种族暴动事件后原住民、进步劳工、黑人和亚

洲人等被种族化社区表现出的自信心和组织动员的一种反应。在这方面，1919年是一个分水岭。当年的这些运动为今天的社会运动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尽管由于彼此孤立，他们无法克服针对他们的各种反对力量。

自1923年《排华法案》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有色人种的移民人数限制有所放宽，因此改变了加拿大的人口统计数据。非欧裔人口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为这个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日益增长的黑人和亚裔加拿大人启迪带动2020年的反种族主义行动（黑人的命也是命，反对仇视亚裔的种族主义），以及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运动。过去十年的原住民复兴仍在继续，促使很多人重新思考加拿大的历史。

然而，与过去一样，这种运动也引发了抵制。我们看到，反对的势力也在增长，通常以右翼民粹主义或白人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反弹固然有从美国的白人民族主义那里抄袭的因素，但它的根源在于加拿大自己的特定历史，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一方面试图将持不同政见的社区纳入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结构，或者对他们实施暴力镇压。从这个意义上说，1923年是一个警示故事：要取得成功，反种族主义和其他社会运动力量需要加强内部和跨社区的团结，以击败各种反对的力量。我们希望这本小册子能给力当前的对话讨论，增进相互间的联系，让现实变得更加美好。

这本小册子分为六章，按时间顺序排列。结论部分提出了我们对于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做出的几点观察。

请注意：在描述过去的各种历史动态时，我们使用的种族类别可能会遮掩群体或社区内部巨大的多元性质。在关注反种族主义的抗争轨迹时，我们所选的故事带有选择性，不可能每个故事都提及，也不可能每个群体都代表。我们希望本书将有助于讲述更大范围的故事，并在发展包容、交叉分析方面向前进一步，以支持去殖民化。



挑战种族主义 | 1912-1914

1

1907年白色暴动(温哥华的反亚裔暴动)之后,联邦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限制亚裔移民进入加拿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拿大政府已将白人至上主义注入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中。种族灭绝政策将传统的原住民领地变成了私有财产,将原住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并将他们限制在保留居住地内。华裔、日裔、南亚和非洲裔人口集中居住在贫民区,并在就业和使用公共设施方面受到系统性且通常是立法所确定的歧视。歧视性政策限制了他们移民加拿大,而欧洲裔白人则获得了从原住民那里偷来的土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华人、日本和南亚侨民、萨斯喀彻温省的华人,以及各地的原住民都无权在选举中投票或担任政治职务。尽管如此,这些经历了种族主义歧视遭遇的人们并非无作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他们组织起来揭露白人至上主义,并要求获得在加拿大属于他们的权利。

尼斯嘎请愿书

1913年5月,尼斯嘎(Nishiga即原住民语言中的Nisga'a)原住民代表前往伦敦向英国国王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对他们提出的关于从未放弃对其传统领土所有权的申诉进行司法裁决。尼斯嘎请愿书的引言部分指出,请愿书的目的是就当前省政府征用和出售属于尼斯嘎原住民的部分土地一事,要求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部落的权利进行司法裁决。省政府的行为了违反了英国承认北美土地原住民所有权的政策。尼斯嘎人收回土地的要求早在1887年就已经提出。那一年,尼斯嘎与Tsimshian等原住民组成代表团在Israel Sgat' iin酋长的带领下抵达维多利亚,抗议政府的原住民居留地体系。在回答他们要求扩大居留地和签署正式条约这两项诉求时,时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的史密特对他们说:“当白人第一次来到你们这里时,你们比野外的野兽强不了多少。”¹ 请愿书从此成为双方斗争的一个中心问题。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原住民也从未停止过与省印第安人事务皇家委员会(1912-1916年)针锋相对,捍卫自己的土地和条约权利的斗争。该委员会通常被称为McKenna-McBride皇家委员会,采用联邦专员约瑟夫·麦肯纳和时任卑诗省省长理查德·麦克布莱德的姓氏。

■资料来源:更多关于尼斯嘎请愿书的信息
www.nisgaanation.ca/1913-petition

左页:原住民尼斯嘎(Nisga'a)部落首领Israel Sgat' iin身穿“银尖”灰熊皮袍,在Gitlaxt'aamiks村,大约摄于1912年。图片来源:尼斯嘎原住民政府。

■资料来源:BC印第安酋长联合会数字馆藏,《我们的心在流血》(Our Hearts Are Bleeding),其中有大量关于McKenna McBride皇家委员会的材料,包括证词记录、照片、地图和教学资源。

挑战萨斯喀彻温省

当萨斯喀彻温省立法机构于1912年推出“防止雇用某些身份的女工法案”时,该省第四大城市穆斯乔和省会里贾纳市的华人和日侨社区的积极分子召开会议并发起持续抗议。该法律明文规定,任何“白人妇女或女孩”在“日本人、华人或其他东方人拥有、经营或管理的任何餐馆、洗衣店或其他商业或娱乐场所”工作,属违法犯罪行为。

由保守白人工会、一些白人妇女团体和萨斯喀彻温省零售商会推动的这项立法代表了白人家长式作风和母性作风的融合,旨在“拯救”白人工人阶级妇女,而实际上她们对这种保护并不感兴趣。当地警方指控邱荣和邱兴(音译Quong Wing and Quong Sing)违反法律,理由是他们拒绝解雇在位于穆斯乔市的餐馆打工的白人女雇员。在同一城市的审判中,这些妇女抵制了这种将雇主种族化的做法,正如内莉·莱恩(Nellie Lane)的证词所示:



Exchange咖啡店, 1950年代中期, 照片由Clarence Sihoe 家族提供。

庭审记录

问：邝荣是什么国籍？
 答：嗯，我把他当成我自己对待。
 问：我知道，但他是什么人？
 答：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人们告诉我的。
 问：他是什么人，莱恩太太？
 答：我不能告诉你。
 问：他说什么语言？
 答：他会说两种语言，他会说英语，也会说中文。
 问：他是英国人吗？
 答：不，他不是英国人，但我无法告诉你他来自哪里，这对我来说很难，不过，他与我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好。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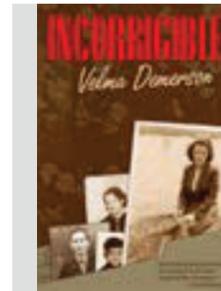
尽管有内莉·莱恩作证，但邝氏兄弟仍被定罪并罚款。在华人社区的支持下，他们向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但没有成功。该立法最终因来自本地和外交渠道的抗议而进行了修改，最终取消了针对特定种族的雇用白人女性的禁令。³ 但该法案仍规定雇主必须向市政府申请许可后才能雇用白人女工，这一规定使得地方政府可以继续随心所欲地对亚裔业主进行种族定性和歧视。该法律一直保留到 1969年，并影响了安大略省、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和曼尼托巴省，这些省份随后也通过了类似的立法。

1924年，里贾纳的余群（音译Yee Clun）再次挑战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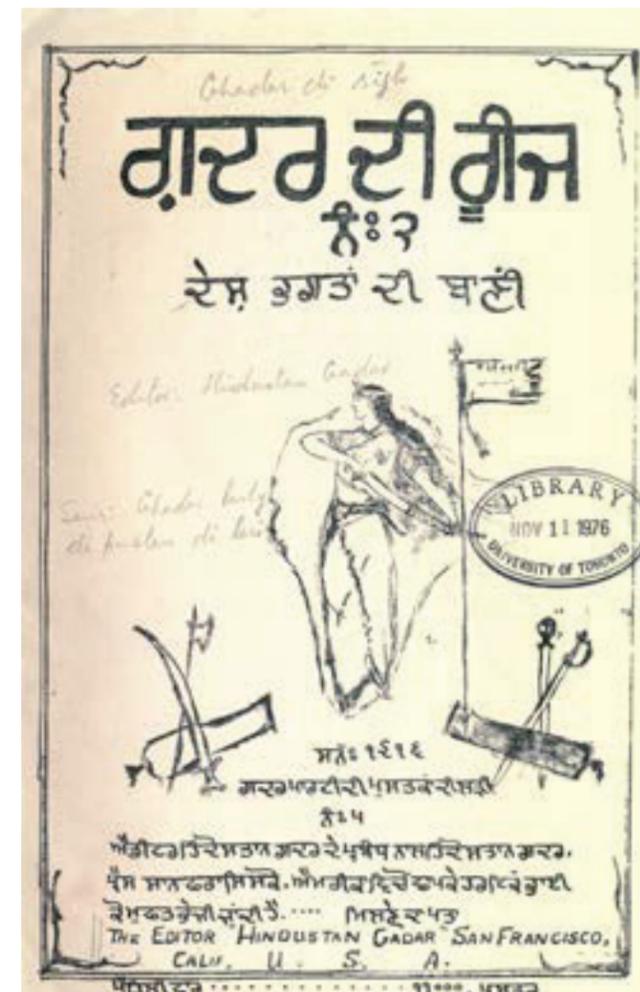


■余群的故事是通过一部关于《被遗忘的故事》项目艺术展览部分的短片讲述的。看电影：<https://loststories.ca/regina/index.html#video>



■阅读并观看：类似禁止白人女性在亚洲餐馆工作的阻止女性与亚洲男性发生亲密关系的立法也获得通过。关于维尔玛德默森的故事，见她的自传《无可救药》，电影制片人李凯琳的同名新电影可在知网限时免费观看：
<https://www.knowledge.ca/program/incorrigible-film-about-velma-demerson>

加达尔(Ghadar) 运动



《暴动的回声》是一本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诗歌选集，这是旁遮普语版本，1916年。图片来源：南亚裔美国数字档案馆。

在旁遮普语和乌尔都语中，“加达尔”的意思是“叛乱”、“兵变”或“起义”，这里指由居住在北美太平洋沿岸的印度次大陆移民创建的团体及所倡导的政治运动。从旧金山到温哥华，加达尔在整个亚太地区掀起了反殖民、反英的革命思想浪潮。1913年6月，索汉·辛格·巴克纳 (Sohan Singh Bhakna) 和拉拉·哈尔·达亚尔 (Lala Har Dayal) 召集了一个磋商会，太平洋海岸印度教协会随后成立，后来被称为加达尔党。该党的目标很简单——倡导一个不受英国统治的独立印度。

该党的主要报纸是《加达尔报》。在1913年的创刊号中，《加达尔报》刊登了犀利的文字，表达了民族解放的目标及其利害关系：

代价：死亡
 奖品：殉难
 养老金：自由
 战场：印度

许多加达尔党人与温哥华和阿伯茨福德有联系，并以在锡克教礼拜场所发表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演讲而闻名。尽管受到英国人的暴力镇压，加达尔党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年代后期。加达尔运动在1947年帮助印度实现了脱离英国统治的独立。这种由侨民驱动的反殖民运动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加达尔党有效地运用了诗歌艺术，从《暴动的回声》诗集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本令人惊叹的加达尔党诗歌选集，首批发行量为12,000册。这本选集中有一首简短而有力的诗：

我们不需要潘迪特或毛拉，
 我们不需要背诵祈祷文或连祷文，
 这些只会破坏我们的航船。
 拔剑，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

■视频：弗雷泽河谷大学南亚研究所收藏了大量短片，例如“YouTube频道上播放的团结生活”，网址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3BA5cckRo>。



温哥华公共图书馆 6231 PNG. 1914

驹形丸事件

1914年5月,载有376名乘客的驹形丸号邮轮抵达温哥华。政府拒绝他们进入加拿大,他们在港口停留了两个月后被迫离开。前左为邮轮赞助人、加达尔运动的领导人古尔迪特·辛格(Gurdit Singh)和他的儿子。

古尔迪特·辛格(Gurdit Singh)针对加拿大种族主义问题的反思:“但是那些据说是英国臣民并受到其仁慈政府保护的印度人又怎么样了呢?最让他们痛心的是,居住在加拿大的印度人买了票把妻儿接来……快要上岸时,加拿大政府却拦住了他们,命令他们返回香港。读到这里,请暂停片刻来想象一下码头上令人心碎的场景。父亲们来接他们的孩子,丈夫们来接他们的妻子,但加拿大政府的残酷命令挡在了他们之间。他们只能默默地叹息和流泪。”

--古尔迪特·辛格的自传《驹形丸之旅》,又名《印度的海外奴隶制》

乘客们返回印度后,英国当局准备拘留许多被怀疑是加达尔支持者的人,结果引发骚乱,许多乘客伤亡。

■社区资源:更多驹形丸事件的内容,见南亚裔加拿大数字档案数字网页:

<https://sacda.ca/exhibits/km/index.php>



温哥华黑人基督教联盟

1915年12月18日,《温哥华世界日报》为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刊登了一则广告,该电影将在温哥华大道剧院上映。这部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电影大肆颂扬私刑、三K党和反黑人种族主义。作为回应,黑人基督教联盟(NCA)给编辑写了一封反对放映的读者来信。信中提到,这部电影“冒犯了地球上所有的有色人种”。⁴ 黑人基督教联盟的干预为确保种族主义宣传在温哥华绝不会畅行无阻发挥了作用。

黑人基督教联盟成立于1910年秋季,定期组织社区会议,欢迎所有人参加,不分种族或宗教。⁵ 他们邀请演讲者,介绍社评文章,主持讨论和辩论,并为当地人才提供了表演的机会。该联盟还组织了与当下政治主题密切相关的辩论和讨论,从妇女选举权到禁酒令,并支持主日学校和许许多多的青少年俱乐部和活动。这些形式多样的努力为黑人文化和政治及亲友联系提供了蓬勃发展的空间,从而捍卫了黑人社区免受白人至上主义的侵害。

Myrtle(右)、Ethel(上图右)和Oscar(上图左)姐弟三人参加了黑人基督教联盟的青少年活动。他们在温哥华东10街长大,距离黑人基督教联盟周日聚会地点3个街区。埃塞尔成为一名古典钢琴家,并为在温哥华演出的歌手伴奏。他们的父亲约瑟夫是反对放映《一个国家的诞生》的抗议信的签署人之一。

照片来源:盐泉岛档案馆





海外公立中文学校第9届毕业班，1913年。图片来源：维多利亚市，M07972。

抵抗地点

加拿大的白人至上主义造就了反映定居者精英统治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然而，被种族化的社区往往也形成了自己的组织机制，不断展开社会互动。这些机制使社区能够不断抵制对社区有影响的歧视性政策。以下是此类机构的一些实例。

华文公学

1913年，维多利亚华文学校扩建，更名为华文公学(CPS)。在排华法案时期，在一个华人可能被迫去中国生活的世界里，中文识字被视为一项基本的生存技能。正如维多利亚华文公学的创始人李旺九在1899年所解释的那样，“我们是中国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发现，……中文教育和英文教育一样，都是必须的。”⁶ 华文公学确实是一所公立学校。它由社区管理机构中华会馆组织；不收学费，男女同校，从1908年开始讲授由中国教育部批准的课程，并接受其官员的视察。华文公学的毕业生可以在中国上高中。该校的中文课程中充满了中国的民族气节，对于那些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的学生，学校提供了英语教学。1915年，华文公学第一届高中生毕业。1917年，温哥华中华会馆开办了自己的华文公立学校。

古德瓦拉礼拜堂

古德瓦拉的意思是古鲁的房子，里面置放着锡克教圣典《古鲁·格兰特·萨希卜》。古德瓦拉是精神和生活的中心，为任何进入其空间的人提供素食集体餐。当锡克教男性开始移民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甚至早在1904年至1905年，他们就敏锐地觉察到需要古德瓦拉。无论锡克教徒的永久家园感如何不稳定——经常在全省各地从一个工棚搬到另一个工棚生活和工作，他们仍然需要一个古德瓦拉。这些古德瓦拉礼拜堂，于1908年在温哥华西第二大道建起第一座，1911年在阿伯茨福德建造的第二座，对于任何南亚血统的人来说，都是安全的空间，无论他们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锡克教徒。

古尔德瓦拉成为当时抵抗种族主义，争取投票权，为驹形丸上的乘客抗争的地方。因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古尔德瓦拉服务于许多目的，包括宗教、泛南亚同友谊情以及当时讨论和打击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制度的安全政治场所。



图为1910年温哥华第二大道卡尔萨迪万协会古德瓦拉台阶上的家庭。后来，阿伯茨福德，维多利亚，帕尔迪，考伊琴湖，希尔克雷斯特和许多其它地方也建造了古德瓦拉。

日语学校

日裔加拿大新移民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学习日语，全省各地建立的日语学校成为重要的社区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办的学校有50多所。例如，温哥华日语学校成立于1906年，延续至今。学校位于社区中心，在鲍威尔街 (Paueru Gai) 附近，于1995年被温哥华市指定为遗产。⁷



被驱逐拘留后的首届毕业生NNM 1996.170.16.1.12.

ENDNOTES

- 1 <https://www.leg.bc.ca/content/hansard/36th3rd/19981202pm-Hansard-v12n17.HTM>
- 2 As cited in Constance Backhouse, “The White Women’s Labor Laws: Anti-Chinese Racism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nada,” p. 358.
- 3 Se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Documents on Canadian External Relations, 1909-1918, 1 (1967), 616-645 passim.
- 4 See “Letters to the Editor: Negro Residents Protest,” December 18, 1915, *Vancouver Daily World*, 15; “Busy Bee Work Club” for youth and affiliation with Negro Christian Alliance,” August 17, 1916, *Vancouver Daily World*, 5; “Little Colored Girls have May Queen Too,” May 17, 1919, *Vancouver Daily World*, 26; John Mackie, “This Week in History: 1916 - Birth of a Nation debuts in Vancouver,” January 8, 2016, *Vancouver Sun*. Winks, Robin W. “Blacks in Canada: A History”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21, pg. 312
- 5 “Negro Residents Form Alliance,” July 20, 1911, *Vancouver Daily World*, 8; “News of Church Circles – Progress of City’s Negro,” July 4, 1913, *Vancouver Daily World*, 17; “Third Anniversary’ Work of the Negro Christian Alliance is Reviewed,” November 22, 1913, *The Province*, 29; “Interesting Debate on Woman Suffrage,” February 17, 1914, *Vancouver Daily World*, 12; “Prohibition Activity,” November 4, 1915, *Vancouver Daily World*, 16.
- 6 *Victoria Daily Colonist*, January 18, 1899, 6.
- 7 A Japanese language source for early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s is: Tsutae and Eiko Sato, *Kodomo to tomo ni 50 Nen* [Teaching Japanese Canadian Children for 50 Years].

反种族主义与战争 | 1914-1916)

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1914年夏天。同年，政府出台了压制性《战争措施法》，导致乌克兰人和其他被贴上“颠覆分子”标签的族群遭到不公正的拘留和监禁。¹

最初，大量白人男性入伍，造成国内劳动力短缺。原住民、黑人和其他被种族化的社区面对征兵政策中的系统性种族歧视，被限制不得参与战争。然而，很多人坚定不移地寻找各种方法规避种族主义的政策。组建第二工兵营——一个全黑人的劳工公司，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得以前往欧洲并幸存的被种族化士兵，回国时心中装着更加坚定的挑战种族主义的决心。

挑战招募中的种族主义

加拿大的原住民对1914年7月爆发的战争采取了多种应对的方式。最初，陆军部不愿招募原住民，因为“德国人可能会拒绝让他们享有文明战争的特权”。² 然而，到1915年底，招募人员开始征招原住民，许多人加入了加拿大远征军。

战争的不同看法加剧了联盟内部的分裂，包括对民选议会与世袭领导权孰优孰劣看法的分歧。

社区资源：了解更多关于六部落爱国联盟的信息
<https://www.doingourbit.ca/six-nations-support-war>

1917年引入征兵制一事引起了原住民部落的广泛抵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辛普森港社区 (Port Simpson Band) 请愿反对《兵役法》，申明“我们印第安人在加拿大法律的制定中从未有过任何发言权。”⁵ 对征兵的持续抵制最终迫使政府通过了一项议会命令 (PC111)，免除原住民的军事义务。尽管如此，成千上万的原住民男子还是参战了。许多人觉得他们回到加拿大后受到虐待，被排除在白人士兵获得的福利之外。

原住民六部落联盟³

作为对博登政府发起的筹集战争资金运动的回应，原住民六部落联盟议会明确表示，他们的部落“不隶属于加拿大，希望直接捐款……作为六部落与英国王室之间现存联盟的象征”。⁴ 联盟议会认为，原住民六部落联盟与英国是条约关系，这种关系早在加拿大国家成立之前就已存在。因此，在乔治五世国王提出正式请求要求援助之前，联盟议会将对战争保持中立的立场。

联盟允许个人应征入伍，有很多人确实这样做了。莫霍克妇女伊迪丝·蒙图尔 (Edith Monture) 是加拿大第一位原住民注册护士，战争期间在欧洲服役。由于战时护士也被授予选举权，她也是第一位能够投票的原住民女性，比原住民获得选举权早了四十多年。战争结束后，蒙图尔回到六部落原住民居留地，在当地一家医院工作，为她的社区争取更好的医疗保健。一个支持海外部队的爱国联盟让另一些原住民妇女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对

长期以来，六部落联盟一直以忠于英国王室而闻名，由六个原住民部落组成：莫霍克人 (Kaiienkakehaka, “燧石人民”)、奥农达加 (小野田-ge, “山丘人民”)、奥奈达 (Onyota' a-ke, “立石之人”)、卡尤加 (Gayohkohnyoh, “沼泽地的居民”)、塞内卡 (奥诺达瓦加, “大山之民”) 和图斯卡罗拉 (斯卡鲁雷, “衬衫人”)。



第十营的日裔加拿大士兵。坐在第二排左边的是三井真澄。本拿比日本文化博物馆/2010.23.2.4.551



弗雷德里克·洛夫特 (Frederick Loft) 是来自原住民的一名受勋士兵，后来成立了加拿大印第安人联盟。弗雷德里克·奥吉尔维中尉。
照片: LAC 3629837

■ 社区资源: 了解更多关于六部落爱国联盟的信息
<https://www.doingourbit.ca/six-nations-support-war>

莫霍克女子夏洛特“伊迪丝”安德森蒙图尔属于安大略省布兰特福德附近奥斯威肯 (Ohsweken) 原住民六部落居留地。她年纪轻轻开始学习护理时，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禁止她在安大略省护士学校注册，因为注册为印第安族的人被禁止接受高等教育。为了规避这一政策，伊迪丝转而申请了美国学校，就读于纽约罗谢尔护校。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于1914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原住民注册护士。自2022年以来，为纪念她，原住民护士节被定在4月10日蒙图尔生日的这一天。图片来源:加拿大百科全书



亚裔加拿大人⁶

亚裔加拿大人社区在入伍方面也面临重大障碍。日裔加拿大人协会成立了一个由227名志愿者组成的公司，开始在温哥华接受培训。当该协会正式提出组建一个营时，民兵总部断然拒绝，理由是他们很难与白人士兵融合。加拿大军官还担心，日裔加拿大士兵的入伍可能会使他们对投票权的要求更加强烈，而卑诗省政府自1895年以来一直拒绝给予他们投票的权利。尽管遭遇了这一挫折，仍有200多名日裔加拿大人前往卑诗省以外的地方入伍。有54人在战斗中阵亡，92人受伤，许多人因勇敢而获得勋章，包括后来领导选举权运动的三井真澄。在征兵制下，PC111还免除了日裔加拿大人的兵役义务。

希望入伍卑诗省的加拿大华人也被拒之门外。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前往艾伯塔省或其他省份入伍，包括来自该省内陆舒斯瓦普地区的梁·费德瑞克 (Frederick Lee) 和雷伟庭 (音译Wee Tan Louie) 和雷伟康 (音译Wee Hong Louie) 兄弟。

有少数南亚血统的人能够入伍，但在总体上，肤色限制异常严格，原因是种族主义加上担心反殖民情绪可能导致南亚军队将枪口对准英国人。

■ 社区资源: 了解更多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裔、华裔和南亚裔加拿大人的信息:

加拿大华人军事博物馆 cmmms.ca

加拿大士兵锡克教徒 | canadiansoldiersikhs.ca

公告: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日裔加拿大士兵与争取选举权的斗争” | <http://jccbulletin-geppo.ca/the-japanese-canadian-soldiers-of-the-first-world-war-and-the-fight-to-win-the-vote/>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三井真澄，第十营

非洲裔军事力量

“他们与国家抗争是为了为国家而战”。

- 参议员万达·伯纳德，在国家道歉仪式上的演讲，2022年7月9日，新斯科舍省特鲁罗。

前参议员兼作家卡尔文·W·拉克 (Calvin W. Ruck) 描述了1917年黑人社区的战争动员情况: “在全国各地，从新斯科舍省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批黑人志愿者被拒绝只是基于我们的肤色。”⁷然而，博登政府却声称“不存在禁止黑人入伍的明文规定”，“指挥官们控制了选择，不受总部的干涉”。⁸即使黑人男性入伍了，他们中的有些人也不被允许从事兵役工作。一些黑人志愿者在白人士兵拒绝与他们一起服役时被退伍。有一些提出的原因是他们“不受欢迎”。1915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第11军区指挥官奥吉尔维上校报告说，“指挥官报告了几起有色人种申请人的案例，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允许他们入伍，将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这里的白人不会与黑人[原文使用了带有贬义的词]或有色人种在同一级别服役。”



第2工兵营。温莎博物馆 P6110

加拿大远征军第二工兵营

到1916年，盟军领导层对法国和比利时战场上发生的血腥屠杀越来越感到震惊。伤亡人数达到惊人的程度，增援部队匮乏。1916年5月11日，英国陆军部决定接受一支全黑人劳工团，即第二工兵营。

尽管放宽了对入伍的种族主义限制，但种族主义的态度仍然普遍存在，而且有增无减。那些入伍的人经常被派来为他们进行体检的医务人员嘲笑。⁹加拿大军事史上第一也是唯一的一个黑人营团，第二工兵营，其中包括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五名男子，在首次前往英格兰的航行中被隔离，以避免“冒犯其他[白人]部队的敏感神经”。¹⁰事实证明，该营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且不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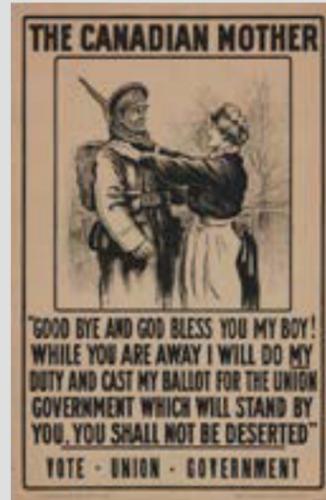
公开的种族主义，这些生活在没有医疗服务保障、没有足够的定额口粮和设备的隔离营中的他们，创造了其他同类部队两倍的产出。

复员同样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过程，由种族、等级和阶级决定。掌握技术的白人军官不仅是首批返回加拿大的人，而且受到了全国范围的庆祝活动和大张旗鼓的欢迎，与被种族化的士兵待遇截然不同。因为复员的程序一再拖延，等待回家的黑人士兵忍受着愤怒和沮丧。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他们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所经历的种族主义、隔离和歧视。

白人妇女赢得投票权

1916年曼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省的白人妇女获得了投票权。战争期间，联邦的妇女开始得到有限的投票权（见下图海报）。第二年，安大略的妇女也获得了投票权。1917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白人妇女在公投和省选将自由党取代保守党后赢得了投票权。¹³ 有趣的是，只有男性才能在决定妇女是否应该获得投票权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43619票，反对18604票。这对白人妇女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胜利，但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公投反映的是男性选民的开明，还是对种族内部团结的追求？在战争期间和之后，政治精英们寻求扩大他们的选票基地，白人妇女在许多省份赢得了投票权。但她们的平台却是明显的种族主义，因为她们将自己描绘成“种族之母”，有别于（可以投票的）东欧男性和（不能投票的）亚裔加拿大人和原住民。

“加拿大母亲”海报鼓励人们投票支持联合政府，安大略省渥太华，Heliotype Co. Ltd., 1914-1918。Heliotype Co. Ltd. 图书馆和加拿大档案馆，e010697158



战争期间的组织

在战争期间，面临众多挑战，被种族化的社区仍然坚持继续展开组织工作。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部落联盟：

随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白人定居者人数的增加，原住民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生存都受到严重影响，获得农业用地和捕鱼水域都变得艰难。土地争端日益加剧、居留地规模的减少、道格拉斯条约被拒绝以及对原住民冬季传统盛宴的禁令，导致原住民组织工作的激增。1916年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陆部落和尼斯加土地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前往渥太华，要求对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作出司法裁决，正如尼斯加请愿书中所要求的。然而，英国殖民当局拒绝考虑法律案件，理由是麦肯纳-麦克布莱德委员会（MMC）尚未失效。¹² 得知这一结果后，来自大多数原住民部落的代表在温哥华举行会议，成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部落联盟。部落联盟谴责MMC，支持尼斯加请愿书，并要求居留地面积达到人均160英亩，并对转让的土地予以全额补偿，并承认原住民的所有权。



部落联盟1922年会议聚首。摄影：韦德利迪·斯佩克。摘自Leslie A. Robertson和Kwagu' l Gixsam氏族合著的《与Ga' axsta' las站在一起》。

环球黑人进步协会 (UNIA) (1914-1921)¹⁴

环球黑人进步协会由牙买加出生的马库斯·加维 (Marcus Garvey) 于1914年创立，是团结、赋权和改善非洲裔人民生活全球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据说拥有20万读者的机关报《黑人世界》在组织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运动成功的核心。环球黑人进步协会关注黑人妇女的劳动和经济需求，启动了黑十字护士计划，帮助黑人妇女在家务和工厂之外开辟就业来源。

加维是一个充满活力但有争议的人物，他于1917年首次访问加拿大。短短几年内，环球黑人进步协会在新斯科舍省，魁北克省，安大略省，曼尼托巴省，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发展成为拥有32个分部，近5000名成员的组织。环球黑人进步协会赞助了几个社区中心的建设，包括在蒙特利尔和新斯科舍省的冰川湾 (Glace Bay)，后者是唯一现存的原建筑大厅。蒙特利尔自由大厅是一个重要的中心，提供教育基地并支持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需求。协会的绝大多数加拿大成员是西印度移民，他们为黑人进步协会的 leadership 带来了强烈的泛非意识。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在2018年被指定为国家历史事件。今天，黑人进步协会冰川湾社区大厅设有一个文化博物馆。

华裔加拿大人俱乐部

华裔加拿大人俱乐部于1914年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成立，是第一个公开使用“华裔加拿大人”一词的团体。最初是一个男青年的社交俱乐部，短短几年后，俱乐部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为加拿大出生和退伍军人华裔争取投票权，但没有成功。在随后的年代中，加拿大出生的一代华裔将在领导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斗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¹⁵

过去，来自中国的移民到加拿大后并不认为自己是同一群体的成员；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并认同他们的家乡或原籍地。然而，到了1910年代，种族主义压迫的共同经历使得不同的社区的华裔形成了作为中国人的共同身份。¹⁶ 他们建构了群体机构，组织自卫并提供互助。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各大城市的中华会馆 (CBA)，是将不同的协会聚集在一起的伞式组织。其发源地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实际上起到了地方政府的作用，负责仲裁社区纠纷，提供免费服务，包括公立学校，帮助那些与白人当局有麻烦的人，并抗议种族主义的举措。¹⁷



维多利亚华裔加拿大人俱乐部 (Victoria Chinese Canadian Club)，因一场足球比赛而拍的照片，照片中这些在加拿大出生的男青年在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以及推广“华裔加拿大人”一词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图片来源：Stuart Thomson，温哥华公共图书馆，11801



1917年，佩塔瓦瓦营的中国劳工团成员。近50名中国劳工团成员没能完成穿越加拿大的旅程，他们的坟墓在温哥华岛Metchosin的一个墓地被发现，墓地所在地现在是一个教养所。图片来源：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C-068866。

战争的颜色

1917年，超过12万名中国劳工参加了欧洲战争。其中，约有8万人从中国前往欧洲，然后取道加拿大回国。他们在加拿大期间的待遇——在隔离营中被关押数周，并用密封的火车车厢运送到全国各地——远不是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与他们在战争中作为宝贵盟友的地位相去甚远。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加拿大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在加拿大的华人很不好，对待前往法国的华工更加糟糕。”¹⁸

他们是一支庞大的被种族化的部队和劳工营的组成部分，在欧洲、非洲或中东的各条战线作战。其中包括20多万非裔美国人；15000多名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士兵；100多万来自非洲；140万左右来自印度次大陆；9万多人来自越南和柬埔寨；12万来自中国。

在估计的400万或更多以各种方式被种族化为非白人的参与者中，绝大多数是男性，数万人死亡。被种族化的妇女也参加了战争，有些是护士，有些则作为运输工人，特别是在非洲，为敌对双方的军队提供补给。其中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和日本等帝国列强，他们在1914年与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交战。美国于1917年春参战，而俄罗斯则在1917年革命后退出。

至少有900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其后果在很久之后依然可以感受到。说到底，战争的颜色是红的——是所有男人和女人，包括大量平民，流出的鲜血共同的颜色，他们在这场可怕的冲突中无辜地丧失了生命或肢体。

- 1 This section draws on Donald Avery, "Dangerous Foreigners": *European Immigrant Workers and Labour Radicalism*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79); Reg Whitaker, Gregory S. Kealey, and Andrew Parnaby, *Secret Service: Political Policing in Canada from the Fenians to Fortress Americ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2), Chapter 3.
- 2 Whitaker, Kealey, and Parnaby, *Secret Service*, 86.
- 3 This summary is based on Katherine A. McGowan, "Until We Receive Just Treatment": The Fight against Conscription in the Naas Agency, British Columbia," *BC STUDIES* 167 (Autumn 2010), 47-69; Genevieve Renard Painter, "A Letter from the Haudenosaunee Confederacy to King George V: Writing and Reading Jurisdictions in International Legal History," *Lond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 5, no. 1 (2017), 7-48; Eric Story, "The Awakening Has Come," *Canadian First Nations in the Great War Era, 1914-1932*, *Canadian Military History* 24, no. 2 (Summer/Autumn 2015), 11-35; Robert J. Talbot, "It Would Be Best to Leave Us Alone: First Nations Responses to the Canadian War Effort, 1914-1918,"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45, no. 1 (Winter 2011), 90-120; Wendy Wickwire, *At the Bridge: James Teit and an Anthology of Belonging* (Vancouver: UBC Press, 2019).
- 4 As cited in Painter, "A Letter from the Haudenosaunee Confederacy to King George V," 28.
- 5 See McGowan, "Until We Receive Just Treatment," 47.
- 6 The story of Asian Canadian participation in World War I is drawn from James W. St.G. Walker, "Race and Recruitment in World War I: Enlistment of Visible Minorities in the Canadian Expeditionary Force,"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LXX, no. 1 (1989), 1-26; John Price, "Asian Canadians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hallenging White Supremacy," in *Dominion of Race: Rethinking Canad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eds. Laura Madokoro, Francine McKenzie, and David Meren (Vancouver: UBC Press, 2017), 54-72.
- 7 Calvin W. Ruck, *The Black Battalion 1916-1920: Canada's Best Kept Military Secret* (Halifax: Nimbus Publishing, 1987).
- 8 Sarah-Jane Mathieu, *North of the Color Line: Migration and Black Resistance in Canada, 1870-1955*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104. See also Mathias Joost, "Black Canadians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2022,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black-canadians-and-conscription-in-the-first-world-war>.
- 9 Walker, "Race and Recruitment in World War I."
- 10 Mathieu, *North of the Color Line*, 108.
- 11 See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Prime Minister delivers apology to descendants of No. 2 Construction Battalion, 2022, <https://pm.gc.ca/en/videos/2022/07/09/prime-minister-delivers-apology-descendants-no-2-construction-battalion>; Sarah-Jane Mathieu, "Black Canadians and Canada's Military," *Canadian War Museum*, accessed May 26, 2023, <https://www.warmuseum.ca/learn/black-canadians-and-canadas-military/>; Ruck, *The Black Battalion*; Lindsay Ruck, "No. 2 Construction Battalion," i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2016,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no-2-construction-battalion>.
- 12 Wendy Wickwire, *At the Bridge: James Teit and an Anthology of Belonging* (Vancouver: UBC Press, 2019), 227-228.
- 13 On the fight for white women's franchise, see Lara Campbell, *A Great Revolutionary Wave: Women and the Vote in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UBC Press, 2020).
- 14 This section is based on Dorothy Williams,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i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2022; "Marcus Garvey and the UNIA," *Museum of Toronto*, accessed May 26 2023, <https://www.museumoftoronto.com/programming/marcus-garvey-and-the-unia/>; Mathieu, *North of the Color Line*, 152-157; Parks Canada Directory of Federal Heritage Designations,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National Historic Event, accessed May 26 2023, https://www.pc.gc.ca/apps/dfhd/page_nhs_eng.aspx?id=15477.
- 15 Timothy J. Stanley, *Contesting White Supremacy: School Segregation, Anti-Racism,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Canadians* (Canada: UBC Press, 2011), 145-170.
- 16 Timothy J. Stanley, "'Chinamen, wherever we g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Guangdong merchants in British Columbia, 1871-1911,"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77, no. 4 (1996), 475-503.
- 17 David Chuen-yan Lai, "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in Victoria: Its Origins and Functions," *BC Studies* 15 (Autumn 1972): 53-67.
- 18 Xu Gouji,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73.



约翰·亚瑟·罗宾逊出生于西印度群岛，1909年左右搬到温尼伯。罗宾逊于1917年参与了北美第一个黑人工会的组建，即卧车行李员工会。
图片来源：曼尼托巴省档案馆，P6899/2。

抗争 | 1917-1919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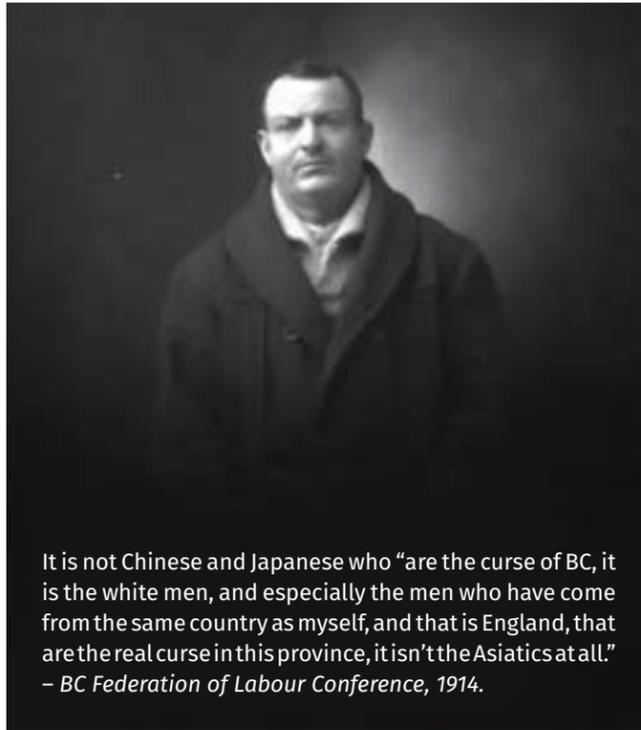
1914年战争的爆发，最终对经济产生了影响，许多行业增加了用工需求。因种族主义设置的障碍而无法参军的被种族化工人成为重点行业的必要劳动力，尤其是在西海岸。比起白人工人，他们的工资更低，工作条件也更差，但他们表现出日益坚定的决心，要创建或加入工会，以维护他们在工作场所的权利。下文描述的工会，代表了加拿大劳工运动史上一个少为人知的时代，其特点是反种族主义和激进劳工政治形成了罕见的跨种族阶级团结。如南亚移民侯赛因·拉希姆 (Husain Rahim) 是第一位在加拿大社会党中担任民选领导人的被种族化人士。拉希姆在党报《西部号角》(The Western Clarion) 的办报工作中，与亨利·M·菲茨杰拉德 (Henry M. Fitzgerald)、乔·奈勒 (Joe Naylor)、J·爱德华·伯德 (J. Edward Bird) 和威廉·普里查德 (William Pritchard) 等白人社会主义者密切合作。这些充满战斗性的反种族主义的潮流在战争结束时汇集成大规模爆发的工人运动，达到以加拿大全国工业联盟宣告成立和1919年的温尼伯总罢工为标志的顶点。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526支部

526支部成立于1906年，主要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斯夸米什 (Squamish) 和茨莱尔·瓦乌特 (Tsleil-Waututh) 两个部落的码头工人组成，与其他被种族化工人同在温哥华港口工作。工会在茨莱尔·瓦乌特 (Tsleil-Waututh) 领土上举行过几次会议。虽然不久后就消失了，但工人们在沿岸的工作在战争期间仍在继续。1924年该工会改组为木材加工者联合会，由部落酋长安迪·保罗 (Andy Paull) 领导。¹



1889年，在温哥华穆迪维尔锯木厂的码头工人，包括不少原住民。照片中的威廉·纳哈尼 (William Nahanee) (中，手握洗衣袋) 后来在当地创立了弓箭IWW工会支部。图片来源：温哥华市档案馆Mi P2



It is not Chinese and Japanese who “are the curse of BC, it is the white men, and especially the men who have come from the same country as myself, and that is England, that are the real curse in this province, it isn’t the Asiatics at all.”
– BC Federation of Labour Conference, 1914.

煤矿工人罢工(1912-1914)

在这场艰苦激烈的冲突中，温哥华岛上的煤矿工人被击败。越过纠察线上班的亚裔加拿大工人经常被指责为这种痛苦结局的原因。但罢工领导人之一的社会主义者乔·奈勒 (Joe Naylor) 认为，亚裔工人之所以复工是因为受到了200名特警的逼迫。“如果他们可以由着自己，不受外力干涉的话，决不会在白人复工之前去上班。”1914年他对卑诗省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说。“卑诗省的诅咒”不是亚洲人，而是白人，尤其是那些和我来自同一个国家，即英格兰的男人，才是这个省真正的诅咒。”² 这是一个转折点，激进的工会积极分子开始把被种族化的工人们视为与资方抗争的盟友。奈勒后来成为在大联盟运动中组建的联合工会领袖。

乔·奈勒的肖像。图片来源：坎伯兰博物馆，C192-030。

劳动力量中的亚裔加拿大人

亚裔加拿大人被排除在法律或医学等职业之外，成为西海岸工厂、矿山和渔业工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劳动力短缺，亚裔加拿大人1919年在卑诗省工业劳动力中的占比达到了20%以上。³ 这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杠杆，亚裔加拿大工会活动伴随其他工人一起加速。



卡尔森工厂工人的集体肖像，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纳库斯普，1912-13年。名字包括 Jagat Singh, Lashman Singh, Santa Singh, Serhan Singh。箭湖历史学会，2014.003.506

渔业

日裔加拿大渔民生产力极高，能够在关键渔业部门获得捕鱼许可证。这引起了一些白人和原住民渔民的不满，种族主义政客试图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来放大这种不满。在罐头厂，原住民和亚裔加拿大人，包括大量妇女，经常一起在沿海的孤立加工点工作。



20世纪初，一个日裔加拿大人社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史蒂夫斯顿 (Steveston) 崛起，成为加工生产鲑鱼罐头的中心。许多日本家庭在捕鱼和罐头加工业大显身手。图片来源：日裔加拿大文化中心。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罐头厂的工人往往具有多元成分，包括日裔、华裔、原住民和欧洲裔的男女工人。图为1920年代，一名日本妇女怀抱婴儿站在位于斯基纳河边的罐头厂码头。工厂雇员通常都住在罐头厂指定的住房，按族裔隔离。妇女经常背着婴儿工作。图片来源：列治文市档案馆，2001 34 9 600。

■劳动资源：辛达巴德联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亚裔加拿大劳工史
<https://saclp.southasiancanadianheritage.ca/union-zindabad-labour-history/>

采矿

华裔和日裔工人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矿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被种族主义污名化，他们被委派的工作往往困难系数大、危险程度高。当矿井发生爆炸时，亚裔加拿大人往往遭受远远高于他们人数比例的伤亡：

- 1901年 6号矿：64人死亡 (35名中国人，9名日本人，20名白人)
- 1903年 6号矿：15人死亡 (均为中国人)
- 1922年 4号矿：18人死亡 (9名中国人，6名日本人，3名白人)
- 1923年 4号矿：35人死亡 (19名中国人，14名白人)

林业

仅在锯木加工厂和制瓦厂，就有大约3500名华裔、日裔或南亚裔工人。⁴ 随着生产压力的增加，罢工活动也随之增加。

1916年，被排除在各种专业技术职业之外的华裔工人团结在中华工党周围，为华工发声，抗议所遭受的比相同职业白人工人不平等的待遇。⁵ 工会还为其后成立的贩商联合会和中国木瓦工会发挥了推动作用。⁶

从1917年开始出现的罢工潮，帮助催化了1919年温尼伯总罢工。加拿大许多其他城市，包括温哥华和维多利亚在内，纷纷举行各自的总罢工以示声援。最初，这种罢工只是地方性的。例如，1917年7月，由中国木瓦工会组织的数百名制瓦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⁷ 罢工积极分子向中国工人发放中文传单，宣传推动八小时工作制。当时，《卑诗省联邦主义者报》刊登报道说，木瓦工会的官员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像了解一些已婚白人工人那样了解华人瓦工，那么，在整个管辖范围内执行工会提出的条件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但那只能是众神才能看到的景象。”⁸ 雇主威胁要用白人女性取代中国工人，她们是战争时期唯一可用的另一种劳动力来源。⁹



作坊中使用桶机的男人。图片来源：温哥华公共图书馆3542。

虽然罢工未能成功获得八小时工作制，但罢工表达了一种新的、不断增长的跨越种族界限的阶级团结。一年后，即1918年8月，马塞特的一群工人就工资问题采取行动。据媒体报道，七十名中国和原住民工人“包围了工厂”。¹⁰

1919年3月，隶属于中国劳工协会的中国木瓦工会再次针对沿海加工厂采取罢工行动。¹¹ 工厂雇主试图将工资削减百分之十，引发了数百名工人的罢工，其中主要是华裔。罢工谈判总代表是冯胜光和雷根。¹² 类似的工会将继续支持1919年总罢工浪潮中的劳工运动。

卧车行李员工会¹³

1917年4月，约翰·亚瑟·罗宾逊、J.W. 巴伯、B.F. 琼斯和P.怀特领导成立了卧车行李员工会(OSCP)，这是北美最早的黑人工会之一。当时，加拿大近90%的黑人男性从事与铁路有关的低薪工作，工作条件恶劣。¹⁴ 然而，加拿大铁路员工兄弟会(CBRE)不允许黑人成为成员。

到1919年，卧车行李员工会赢得了与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CNR)的第一份合同，提高了所有搬运工的工资和劳动保护。另一方面，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比国家铁路公司更加抵制工会组织，迫使员工签署禁止工会活动的协议，并解雇参与组织的员工。

行李员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但劳动力市场上的隔离和种族主义将黑人工人限制在低级和非技术工种，他们伺候白人消费者，并听从白人经理和老板

的调遣。¹⁵“穿着得体，面带微笑”的黑人火车行李员是加拿大白人旅行者和企业高管熟悉的景象。¹⁶ 黑人为白人需求和欲望服务的景象满足了白人优越感的幻想，而结构性种族主义则确保了行李员劳动力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当行李员们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地穿梭奔忙时，他们对北美各地社区面临的人权问题以及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认识也提高了，形成了“强大的侨民意识”。¹⁷ 《加拿大观察家报》是他们发行的报纸之一，被称为“加拿大有色人种的机关刊物”。它从1914年持续发行到1919年。行李员们还成立了卧车行李员商业协会，后来更名为“Esscepee有限公司”，成为一家信用合作社，为黑人提供投资机会。作为黑人活动的重要机构，加拿大政府于1994年承认该工会为国家历史事件。



■位于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大道100号“黑人铁路搬运工及其工会活动”牌匾的图片：https://www.pc.gc.ca/apps/dfhd/page_nhs_eng.aspx?id=1695&i=79942

■CBC 2022 年发行了一部关于加拿大铁路行李员的电视连续剧。免费分集观看：<https://gem.cbc.ca/the-porter>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1920年代雇用的黑人行李员。图片来源：艾伯塔省档案馆，A9167。

1919年总罢工

威廉·普里查德(William Pritchard)是1914年至1917年《西部号角》报(Western Clarion)的编辑，也是加拿大社会党领导人，他与乔·奈勒(Joe Naylor)等其他社会主义者积极合作，将工人团结在一起。他们筹办组织召开了1919年卑诗省总工会大会，会议宣布：“除了资本家，本机构不会将其他人视为异己”，指出“应该鼓励亚洲工人[加入]白人工会，因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白人工人面临的是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¹⁸ 劳工激进人士把卑诗省总工会大会带到了卡尔加里，并随后组建大联盟工会(One Big Union, OBU)。这一运动得到了很多工会的大力支持，如新成立的多种族木材产业工会。在5000名成员中，木材产业工会报告说，只有34人投票反对大联盟工会。¹⁹

1919年，随着温尼伯的总罢工，劳工起义达到了巅峰，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同情罢工。这些罢工体现了对要求承认工会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支持大大增加并且更加迫切。在温尼伯，私营和公共部门的35000名工人罢工，关闭了这座城市。希望加入罢工者的市政警察被解雇。

雇主和官员将罢工者描绘成由外国鼓动者领导的革命派，动员保守的退伍军人、骑警和当地民兵使用暴力镇压罢工。1919年6月21日，骑警和民兵袭击了罢工者和支持罢工对人，造成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一天因此被称为“血腥星期六”。罢工领导人被拘捕，包括威廉·普里查德。他和其他六人因“煽动阴谋”受到审判，并被判处一年监禁。

总罢工还得到了卧车行李员分会的支持，他们向罢工基金捐款，参加罢工，并因参与罢工而遭到报复，丢了工作。



温尼伯大街上到人群，1919年春 图片来源：曼尼托巴档案馆 N12323.

原住民复兴

劳工运动并不是1919年兴起的唯一社会运动。原住民第一民族已开始区域和国家层面动员起来，并关注劳工组织正在形成的力量。这给白人至上主义带来了新的挑战。

加拿大印第安人联盟

1919年，一位原住民六部落的归国老兵弗雷德里克·奥吉尔维·洛夫特通过超乎寻常的不懈努力，将原住民召集在一起，组成泛加拿大印第安人联盟。在给魁北克奥卡酋长默里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我们作为印第安人，从自治领的一端到另一端，彼此之间却是陌生人，这是很可悲的”。他强调，依靠“一个部落或几个部落”的力量就对抗“官员”的纠缠或阻止他们侵蚀原住民的土地和权利，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指出，政治权力的基础在于组织。他还说，“看看各种劳工组织的力量和权力吧，因为他们有工会。”原住民组织行动的动力来源于为退伍回乡的军人争取权利的愿望，同时也是对安大略省政府试图通过一项名为“奥利弗法案”出售原住民土地的做法的直接回应。²⁰



弗雷德·洛夫特佩戴着军功章在六部落博览会。
图片来源：六部落公共图书馆的六部落遗产联盟馆藏

■ 第一手资料来源：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与印第安人联盟有关材料”

<https://www.collectionscanada.gc.ca/patrimoine-autochtone/020016-4102-f.html>

联盟遭到印第安事务部 (DIA) 的强烈反对。一位印第安代理写信给事务部助理主管邓肯·坎贝尔·斯科特 (Duncan Campbell Scott)，在谈到联盟时说：“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场运动，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不喜欢运动的语气，它看起来像产联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IWW)，或大联盟工会，或布尔什维克。我建议我的印第安人不要与它有任何关系，至少在它得到你的批准之前不要。”²¹

斯科特回答说：“你建议你的印第安人不要与它有任何关系，这是非常正确的。”

尽管遭到印第安事务部的反对，印第安人联盟在成立初期还是获得了大量支持，迅速扩大。分别于1919年在苏圣玛丽，1920年在曼尼托巴，1921年在萨斯喀彻温省和1922年在艾伯塔省举行了有数百名代表参加的大会。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的第一次大会于1919年6月在斯宾塞桥举行，他们通过了闻名已久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印第安部落联盟声明”。这次会议和声明是为了回应约翰·奥利弗领导下的卑诗省政府公布的麦肯纳-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报告。报告建议增加原住民居住的保留地，但同时减少相当于所增加面积三倍的土地。尽管该报告于1916年就已经完成，但印第安事务部拒绝公布，担心其调查结果会遭到强烈反对。部落联盟的声明证实了他们的担忧，他们在声明中坚决抵制该报告，并重申他们的要求，就他们的传统土地所有权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未割让领土的所有权作出法律裁决。

作为回应，联邦政府选择强行推进土地盗窃，并于1920年3月在议会提出了第13号法案。尽管部落联盟进行了有力的游说，但政府还是强行力推，授权政府实施麦肯纳-麦克布莱德的建议，“不考虑印第安人的所有权、土地权利或过去的承诺与法律”。有了这项立法，联邦政府做出了最后的努力，迫使原住民接受该报告，只是对报告稍许做了修改。原住民领袖彼得·凯利 (Peter Kelly)、安布罗斯·里德 (Ambrose Reid) 和安德鲁·保尔 (Andrew Paull) 拒绝让步，要求将土地所有权问题提交英国法院系统。

1919年的抗争运动从多个方面震撼了加拿大，与当时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全球运动遥相呼应。



原住民活动家安德鲁·保尔 (Andrew Paull)，酋长威廉·司考 (William Scow) 与牧师彼得·凯利 (Peter Kelly) (从左到右) 参加第一届印第安顾问委员会。图片来源：北温哥华博物馆和档案馆2191。

- 1 Based on Rod Mickleburgh, *On the Lin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lumbia Labour Movement* (Vancouver: BC Labour Heritage Centre/Harbour Press, 2018), 2.
- 2 As cited by Roger Stonebanks, “Joe Naylor: Man of Principle,” *Times Colonist*, 21 September, 1997, available at <https://www.labourheritagecentre.ca/wp-content/uploads/2017/07/Joe-Naylor-Stonebank.pdf>.
- 3 For detailed annual statistics see BC Legislative Assembly, *Report on Oriental Activities with the Province, 1927*, 15-16, <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bcsessional/items/1.0228001>.
- 4 Ibid, 16. For the role of South Asian workers see Donna Sacuta, Bailey Garden, and Anushay Malik, *Union Zindabad! South Asian Canadian Labour History in British Columbia* (Abbotsford, BC: South Asian Stud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the Fraser Valley, 2022).
- 5 Harry Con, Ronald J. Con, Graham Johnson, Edgar Wickberg, and William E. Willmott, *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ed. Edgar Wickberg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84), 130, 135-6.
- 6 Con et al, *From China to Canada*, 130.
- 7 19 July 1917, *Da Han Gong Bao (大漢公報-Chinese Times)*, 3..
- 8 As cited in Gillian Crease, “Exclusion or Solidarity? Vancouver Workers Confront the ‘Oriental Problem,’” *BC Studies* 80 (Winter 1988-89), 39.
- 9 24 July 1917, *Da Han Gong Bao (大漢公報-Chinese Times)*, 3.
- 10 “Chinaman Blamed for Waste of Salmon,” *Daily Colonist* (Victoria, BC) 15 August, 1918, 5, 12.
- 11 7 March, 1919, *Da Han Gong Bao (大漢公報-Chinese Times)*, 2,3.
- 12 27 May, 1919, *Da Han Gong Bao (大漢公報-Chinese Times)*, 3.
- 13 Mel Toth, “How the Black Sleeping Car Porters Shaped Canada,” *Cranbrook History Centre*, accessed May 27, 2023, <https://www.cranbrookhistorycentre.com/how-the-black-sleeping-car-porters-shaped-canada>.
- 14 Channon Oyeniran, “Sleeping Car Porters in Canada,” i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February 19, 2019,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sleeping-car-porters-in-canada>.
- 15 Travis Tomchuk, “Black sleeping car porters,” *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 February 27, 2014, <https://humanrights.ca/story/sleeping-car-porters>.
- 16 Cecil Foster, *They Call Me George: The Untold Story of Black Train Porter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anada*, (Biblioasis, 2018).
- 17 Sarah-Jane Mathieu, *North of the Color Line: Migration and Black Resistance in Canada, 1870-1955*,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18.
- 18 As cited in Rod Mickleburgh, *On the Lin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lumbia Labour Movement*, (Harbour Publishing, 2018), 65-66.
- 19 As cited in Sacuta, et al., *Union Zindabad!*, 39.
- 20 Peter Kulchyski, “‘A Considerable Unrest’: F.O. Loft and the League of Indians,” *Native Studies Review* 4, no. 1-2 (1988), 95-117.
- 21 As cited in Keith D. Smith, *Strange Visitors: Documents in Indigenous-Settler Relations in Canada from 1876*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4), 132-133.
- 22 Wendy Wickwire, *At the Bridge: James Teit and an Anthology of Belonging* (Vancouver: UBC Press, 2019).

CAN IT BE PROPERLY SETTLED WITHOUT HER?



《芝加哥卫报》(大周末版)1919年6月21日的社论漫画。《芝加哥卫报》创办于190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已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发行面最广的黑人活动家报纸。

全球挑战种族主义 | 1919-1922

4

1919年震撼加拿大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大环境巨变浪潮的一部分。1919年是全球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运动至关重要的一年,埃及、韩国、中国和印度爆发了反殖民的抵抗运动。与此同时,泛非运动也在蓬勃兴起,视黑人解放为国际斗争。俄罗斯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也对全球现有格局形成威胁。作为回应,加拿大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派遣军队出兵干预,史称西伯利亚干涉。¹

巴黎和会于1919年在凡尔赛举行,目的是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并在战胜国之间分摊领土控制权。虽然民族和种族自决的希望尚存,但凡尔赛实际上加强了战胜国对世界的瓜分。在加拿大,从维多利亚到渥太华的政治家都指望凡尔赛捍卫和巩固加拿大的种族主义和殖民利益。

凡尔赛的白人至上主义

1919年1月12日开始的凡尔赛巴黎和会汇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战胜国的代表,包括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四个老牌帝国和日本这个年轻的帝国。他们与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的其他国家代表一起开会,制定和平条款,包括如何解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前领土问题。在此过程中,主要大国重新瓜分了世界,并推动成立了国际联盟组织的前身。虽然有一些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独立,战败的帝国被解体,但许多希望独立的国家却与战前一样,仍然处于新老帝国的统治之下。



威廉·奥彭(William Orpen)的画作,“镜厅中的和平签字仪式”。

在会议之前，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 (Robert Borden) 向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 (Lloyd George) 提出了加拿大、英国和美国联手建立昂格鲁-美立坚帝国联盟。在给乔治的一封信中，博登将这样一个联盟的作用描述为“承担对不发达领土和落后种族的世界责任，与那些我们帝国已经承担或强加给我们的世界责任相同或相称。”²

建立一个英美集团，以“白人的包袱”为借口统治世界，这是最终导致对加拿大原住民人口实行种族灭绝的“文明使命”的延伸。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支持下，博登将凡尔赛视为建立统治原住民和被种族化人民的白人国家权力的机会。

卑诗省立法机关致信凡尔赛

战争结束后，卑诗省立法者写信给在凡尔赛的总理罗伯特·博登，要求他坚持和捍卫加拿大继续执行反亚裔移民政策的权利这一立场。1919年3月通过的第一项决议“要求加拿大出席会议的代表坚定地遵守这样一条原则，即加拿大应该全面行使控制移民至本自治领的权力。”³一个月后，立法机关再次重申“敦促和会，那些不能够与白人种族同化的种族不得移民加拿大。”⁴



罗伯特·博登(左)和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伦敦, 1912年。
照片来源: LAC, C-002082



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日本代表。
照片来源: 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印刷和摄影部, 贝恩收藏, 20540。

种族平等条款

虽然日本是亚洲的殖民主义帝国，但日本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代表团在打击外国白人种族主义这一问题上有利害关系，因为日本侨民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定居者殖民国家也遭受种族主义政策和态度的歧视。日本代表团提议在拟议的国际联盟章程中列入种族平等的条款。⁵ 此举遭到英国代表团(包括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南非在内)以及美国的强烈反对。该条款的淡化版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却被美国总统威尔逊否决。威尔逊的否决反映了白人至上在凡尔赛的强大势力——也反映了全球种族等级制度的复杂交错，当利益与更强大的白人帝国国家发生冲突时，即使是日本这样的帝国盟友，想要取得进展谈何容易。

国际劳工组织 (ILO)

成立劳工组织是凡尔赛会议讨论的一部分。拟议的国际劳工组织宪章最初包括这样的条款：“在涉及工人地位和社会保险的所有事项中，应确保合法进入任何国家的外国工人及其家属享有与该国国民相同的待遇。”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反对的情况下，博登亲自提议主动取消了该条款，因为它会冒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为白人劳动力保留某些产业”的省份。⁶

托管制度

新成立的国际联盟接受了自由主义帝国的理念，即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对曾经的敌对国领土负有“文明使命”，这些领土是今天被称为“全球南方”中的一部分。⁷ 因此，这些领土没有获得独立，而是被置于特定帝国的控制之下。例如：

- 法国获得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控制权；
- 英国获得巴勒斯坦、外约旦和非洲领土的控制权。
- 日本获得几个太平洋岛屿的控制权，包括今天的帕劳、马里亚纳群岛北部、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的一部分。凡尔赛还承认了日本对中国山东的占领。

在凡尔赛反抗排斥主义

当1919年和平会议召开时，被种族化殖民地化的人民已经开始要求对自己的未来有发言权。许多人来到凡尔赛，希望游说世界领导人，争取他们在更美好的世界中应有的一席之地。这些抗议活动预示着去殖民化的开始。

揭露种族主义与帝国之间关系的人包括著名的美国非裔活动家杜波依斯 (W. E. B. Du Bois)。他是泛非大会的主要组织者，将非洲的殖民主义与对非裔美国人的压迫联系起来。和平会议期间，泛非大会在巴黎开会，但被拒绝纳入正式程序。⁸ 相反，代表15个国家的57名代表，包括两名妇女海伦·诺布尔·柯蒂斯和艾迪·韦茨·亨顿，在一个不同的地点举行了自己的会议。当时的另一些黑人领导人，包括马库斯·加维，批评泛非大会的要求过于温和。其后数年，泛非大会始终是去殖民化运动中重要也许是温和的声音。

出席凡尔赛的还有朝鲜半岛反对日本占领独立运动的代表。⁹ 金奎植 (Kimm Kyusik) 随中国代表团前往巴黎。其他在美国的朝鲜半岛代表被美国国务院拒发护照而无法参会。尽管如此，金奎植还是向凡尔赛会议和各国政府提出上诉，却被拒绝参加凡尔赛的任何会议，甚至连对请愿做出回应或呼吁要求得到大会的承认也不被允许。早在1905年，美国等帝国主义列强就已经安抚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当时，美国秘密承认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控制，以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

安南[越南]爱国者团体也出现在巴黎，潘文忠 (Phan Văn Trùng)、潘楚钦 (Phan Châu Trinh) 和胡志明 (Hồ Chí Minh) 等活动家向当时控制越南的法国政府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新闻自由、释放政治犯和自决的权力。他们还向美国和凡尔赛的其他代表团发送了请愿书。请愿书遭到冷漠，但却是越南在去殖民化道路上迈出的一步。

早些时候，美国成功地迫使参与者承认门罗主义。这是一项反对欧洲干预美洲的外交政策，同时将美国干涉西半球其他国家的专属权利合法化。

凡尔赛本可以成为建立基于相互尊重、民族自决世界体系的一个机会，但实际却与之相反，它代表了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资本主义的胜利，只是为扩大和维持英美帝国体系的统治做出了某些改变。



1918年艾达·吉布斯·亨特 (Ida Gibbs Hunt) 的护照照片。艾达于 1862 年 11 月 16 日出生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是玛丽亚和米夫林·吉布斯的女儿。她就读于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并成为一名促进民权和妇女权利的活动家。1904年与外交官威廉·亨利·亨特结婚后，她走遍南北，旅行去过很多地方，法语流利，并在泛非会议上担任翻译。

去殖民化运动

在凡尔赛期间和之后，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全球浪潮席卷了各大洲，殖民地的活动家们纷纷要求摆脱帝国统治。有些案例表明，这是对战后和平条约失望的回应。

三一运动(朝鲜)¹⁰

这一时期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的有朝鲜半岛的人民。1919年2月8日，在东京留学的朝鲜半岛学生与年轻的日本盟友一起在东京基督教青年会撰写并发表了独立宣言。至此，反对日本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国土的抗议由酝酿走向爆发。3月1日，在首尔的宝塔公园，示威者宣读了另一份独立宣言。

这是一场大规模起义的标志，朝鲜半岛各地数百万人参加了示威，反对日本占领，要求独立。加拿大记者弗雷德里克·阿瑟·麦肯齐(Frederick Arthur McKenzie)写到，“朝鲜人民起义最不同寻常的就是女孩和妇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¹¹

日本帝国军队以残酷镇压作为回应，杀害和逮捕了数千人，其中包括17岁的柳宽顺，她在家乡帮助组织示威活动后被监禁。1920年9月，她在饱受折磨后死于狱中。3月1日成为民族独立的象征。1945年日本帝国战败后，朝鲜终于赢得了自由。但却被盟军人为地分为南北方，随即陷入内战，这一局面至今仍在继续。

五四运动(中国)

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积极努力，争取拿回之前由德国占领的中国领土。然而，美国和英国同意日本接管那些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帝国军队占领的国土。这一决定在中国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史称“五四”运动。来自北京各高校的数千名学生集会抗议凡尔赛发生的背叛和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这场运动蔓延到全国各地的校园，商人和工人组织也参与其中。五月四日标志着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开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受到抨击，激励了许多将成为未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青年。



女学生参加1919年3月1日参加示威游行。
图片来源：《韩国季刊》



柳宽顺的囚犯身份证



1919年5月4日，来自北京13所大学约3000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反对《凡尔赛条约》第156条将山东领土割交给日本。

埃及革命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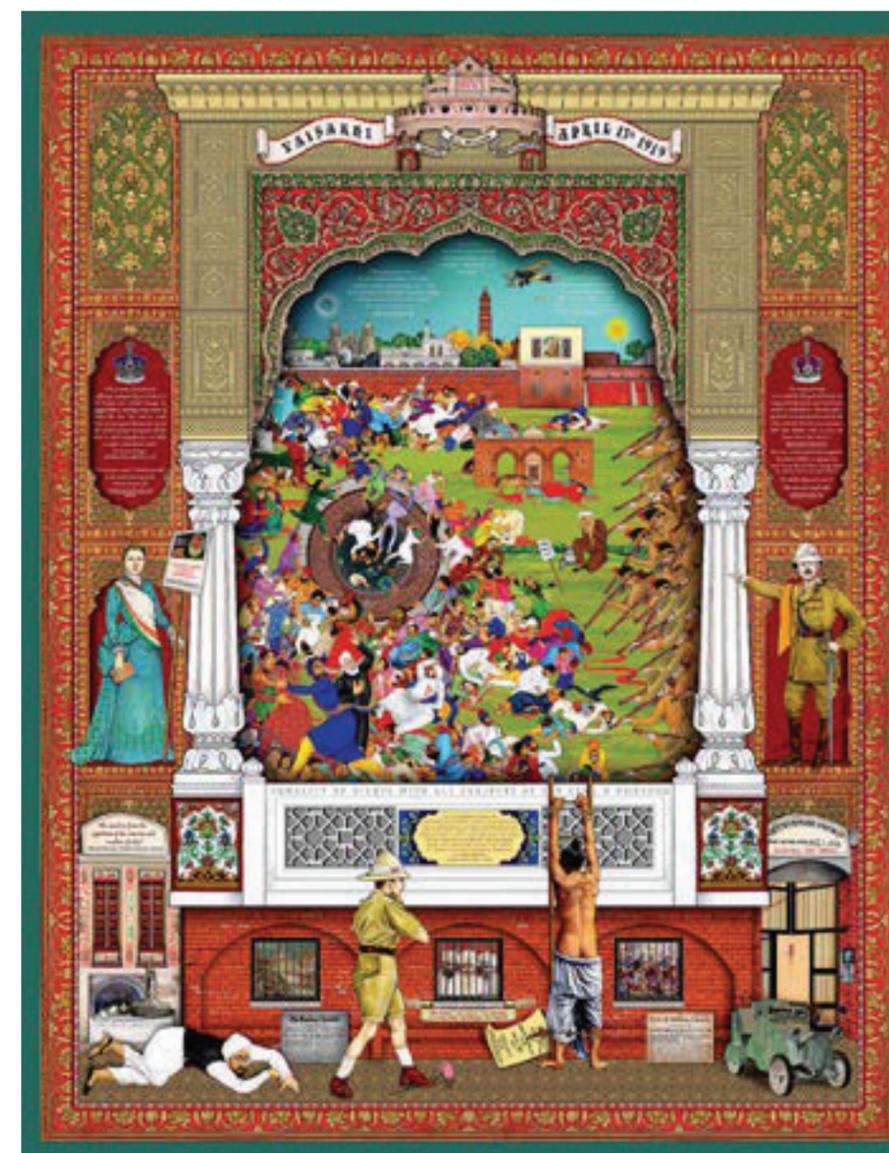
自从1882年开始，英国政府对埃及就拥有了实际控制权，并于1914年战争开始时宣布埃及为“受保护国”。停战后，萨阿德·扎格鲁尔(Saad Zaghlul)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要求结束保护国，并要求作为独立代表团参加凡尔赛会议的权力。扎格鲁尔和代表团(Wafd)以及与Wafd同名的政党同埃及人民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当英国人将扎格鲁尔和该党其他领导人流放到马耳他以阻止他们前往凡尔赛时，埃及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自由战士们发起反对占领的斗争。他们遭到了英国的暴力镇压，80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英国政府被迫承认埃及主权，但仍保留对埃及外交事务的控制权并继续在埃及驻军，以此维持英国在埃及的权力。



1919年5月，埃及妇女在开罗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向王室喊话。
图片来源：贝特曼档案馆

贾利安瓦拉巴格¹³

1919年4月13日是拜萨基的丰收节，对锡克教徒来说，也是庆祝由古鲁·戈宾德·辛格创立的卡尔萨诞辰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在印度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Amritsar)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挑战英国的《无政府和革命罪刑法》(Rowlatt Act)，该法律禁止公众集会，实行宵禁，并将持不同意见定为刑事犯罪。据估计，参加集会者有两万人。当英国准将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命令英属印度军队在没有事先警告也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开始向男人、女人和儿童开枪。尽管官方报道有379人死亡，1200人受伤，但当时在场的许多学者、活动家和医疗专业人士认为死亡人数要高得多。这场屠杀点燃并重振了席卷印度次大陆数十年的反殖民运动。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印度1947年最终摆脱英国统治者的最大催化剂。



英国双胞胎艺术家辛格兄弟(The Singh Twins)的三联画“贾利安瓦拉巴格(Jallianwala)：镇压与报复”，选自“时尚的奴隶”系列。版权为辛格兄弟：www.singhtwins.co.uk



绘制在塔尔萨 244 号州际公路高架墙上的黑色华尔街壁画，描绘了塔尔萨历史悠久的黑人社区在 1921 年暴力事件发生前的繁荣景象。图片来源：Facebook 黑人华尔街壁画。

全球黑人抵抗运动¹⁴

战争及其直接后果在英国、美国和加勒比黑人运动中催生了温和与激进的抵抗潮流。对于参加战争的数十万人来说，他们越来越有信心，并期望在恢复平民生活后得到更加公平的待遇。这是激发1919年黑人抵抗运动的主要因素。这场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对抗行为和反黑人的骚乱活动告终。仅在英国，包括利物浦在内的九个英国港口城市都爆发了反黑人的骚乱，造成五人死亡，数百人被捕，还有更多人遭到“保护性拘留”。

在美国，随着反黑人暴力的加剧，出现了抵制白人至上主义的新决心。仅在1919年，就发生了十七起反黑人骚乱，通常是由警察对试图保护自己或社区的黑人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引起的。1922年针对塔尔萨成功的黑人社区的塔尔萨反黑人大屠杀以多达300人死亡而告终。虽然引发这一事件的谣言，说一名黑人男子与一名白人妇女搭讪，后来被证明是无中生有，但暴徒的行动得到了种族歧视法（Jim Crow laws）的支持，该法律强制执行种族隔离制，并强化了对占有和控制黑人土地的竞争欲。

同样，在加勒比地区，岛屿和周围地区的黑人挺身而出，反对歧视和殖民主义。1919年抵抗运动中，伯利兹（当时的英属洪都拉斯）的黑人革命属于鲜为人知的一个事件。在那场运动中，从战场上归来的军人沿着伯利兹镇中心示威游行，抗议他们在战争期间受到的恶劣待遇以及他们归来后面临的系统性歧视。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对于今天伯利兹的许多人来说，这次抗争打响了脱离英国，寻求独立的第一枪。

这一年的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抗争运动标志着全球去殖民化运动的开始。不幸的是，全球白人的强烈反弹也出现了，以凡尔赛及数十年的长期斗争为标志。加拿大的情况也是如此。



1919年黑人革命100周年纪念游行，伯利兹城，2019年7月。图片来源：1919 revolution.weebly.com

- 1 On Canada in Siberia, see Benjamin Isitt, *From Victoria to Vladivostok: Canada's Siberian Expedition, 1917-19* (Vancouver: UBC Press, 2010).
- 2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to Prime Minister of United Kingdom," in *Documents on Canadian External Relations Volume 2: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 ed. R. A. MacKay (Ottawa: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1967), 3, https://publications.gc.ca/collections/collection_2015/maecd-dfatd/E2-3967-2-eng.pdf.
- 3 "Monday, 10th February, 1919," in *Journal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British Columbia from 30th January to 29th March, Both Days Inclusive, Session 1919, Volume XLVIII* (Victoria, BC: Legislative Assembly, 1919), 18, https://archives.leg.bc.ca/civix/document/id/leg_archives/legarchives/1805859338.
- 4 "Thursday, 27th March, 1919," in *Journal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272, https://archives.leg.bc.ca/civix/document/id/leg_archives/legarchives/483830331.
- 5 See Naoko Shimazu, *Japan, Race and Equality: Racial Equality Proposal of 1919* (London: Routledge, 1998).
- 6 *Documents on Canadian External Relations*, 92.
- 7 See Andrew Phillips, "Global Security Hierarchies after 191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3, no. 2 (2019), 195-212 and Takashi Fujitani, "Imperialism," in *The Interwar World*, eds. Heidi J.S. Tworek and Andrew Denning, (London: Routledge, forthcoming).
- 8 Clarence G. Contee, "Du Bois, the NAACP, and the Pan-African Congress of 1919,"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57, no. 1 (January 1972), 13-28; Jake Hodder, "The Elusive History of the Pan-African Congress, 1919-27,"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91, no. 1 (Spring 2021), 113-131, doi:10.1093/hwj/dbaa032.
- 9 See Urs Matthias Zachmann, *Asia After Versailles: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nd the Interwar Order, 1919-33*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 10 Xu Guoqi, *Asia and the Great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Chapter 5.
- 11 F. A. McKenzie. *Korea's Fight for Freedom*. New York: AMS Press, 1970.
- 12 This section is based on Basuli Deb, "Cutting across Imperial Feminisms toward Transnational Feminist Solidarities," *Meridians - Feminism, Race, Transnationalism* 19 (Supplement 2020), 484-507 and Nabila Ramdani, "Women in the 1919 Egyptian Revolution: From Feminist Awakening to Nationalist Political Activ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14, no. 2 (March 2013), 39-52.
- 13 See K. L. Tuteja, "Jallianwala Bagh: A Critical Juncture in the Indian National Movement," *Social Scientist* 25, nos. 1-2 (1997), 25-61, doi.org/10.2307/3517759 and Javed Iqbal Wani, "Public Order and Popular Protest in Colonial India: Remembering Jallianwala Bagh Massacre after a Century,"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July 2 2020), <https://doi.org/10.33774/coe-2020-b55vb-v2>.
- 14 This section is based on Barbara Bush, *Imperialism, Race and Resistance Africa and Britain, 1919-1945*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99), Chapter 1; Jane L. Chapman, *African and Afro-Caribbean Repatriation, 1919-1922*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2018); Nicholas Wisseman, "'Beware the Yellow Peril and Behold the Black Plagu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White Supremacy and its Critiques, Chicago 1919," *Journal of the Illinois State Historic Society* 103, no. 1 (Spring 2010), 43-66; Carlton Wilson, "Britain's Red Summer: The 1919 Race Riots in Liverpool," *South Asia Bulleti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XV, no. 2 (1995), 26-35; and Yuichiro Onishi, "The New Negro of the Pacific: How African Americans Forged Cross-Racial Solidarity with Japan, 1917-1922," *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92, no. 2 (Spring 2007), 191-213.



反弹 | 1920-1922

5

动荡的战争年代及其残留影响的岁月见证了原住民、黑人和亚裔加拿大社区以及激进劳工日益增长的自信。然而，白人精英在温尼伯和凡尔赛也做出了强势的回应。博登政府1918-1919年施加的措施迫使州政府采取镇压行动。白人至上的力量重新调整，试图更新和加强对被种族化社区和原住民土地的控制。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走到一起，重新结盟，并在卑诗省肥沃的种族主义土壤上煽动反弹。这些恰逢联邦政府试图获得对原住民更大控制权之时。对抗发生了，被种族化的人民为捍卫自己的地盘而战，并同时应对各自社区内部分歧的问题。

多伦多、威尔士和哈利法克斯的骚乱是麻烦即将到来的最初信号。

反希腊暴动(多伦多)

1918年夏天，一名醉酒的退伍军人在虐待一名服务员后被赶出了多伦多一家希腊人开的白城咖啡馆。第二天，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聚集在一起，抢劫和袭击多伦多市中心的每一家希腊人商店。骚乱反映了盎格鲁统治集团对东欧和南欧人持续不断的偏见，他们还散布谣言说希腊人没有参加战争，是“亲德派”。

反黑人骚乱(英国威尔士)

1919年初，加拿大白人军队在等待乘车回家时，在北威尔士的金梅尔公园兵营中发生骚乱。当军警兼第二工兵营营员爱德华·西利(Edward Sealy)军士长试图逮捕一名不守规矩的白人士兵时，报复很快发生。白人士兵袭击了数百名去洗澡的黑人士兵。历史学家梅丽莎·肖(Melissa Shaw)认为，一份有偏见的军事报告影响了读者得出的结论，认为是黑人军队“大胆地越过了‘合适的’种族界限”。¹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加拿大白人士兵骚乱被加拿大媒体解读为因对美国黑人军队在他们之前回家不满而做出的反应。²

反华暴动(哈利法克斯)

1919年2月，退伍回家的白人士兵暴力围攻中国商店。起因是一名退伍军人拒绝在购物后付账，并辱骂华人业主，当被要求离开时，还企图盗窃香烟和现金。被驱逐后，他带了一些人再次来到这里，开始了两夜的打砸抢，摧毁了以中餐为主的店铺，并打伤了几名华人居民。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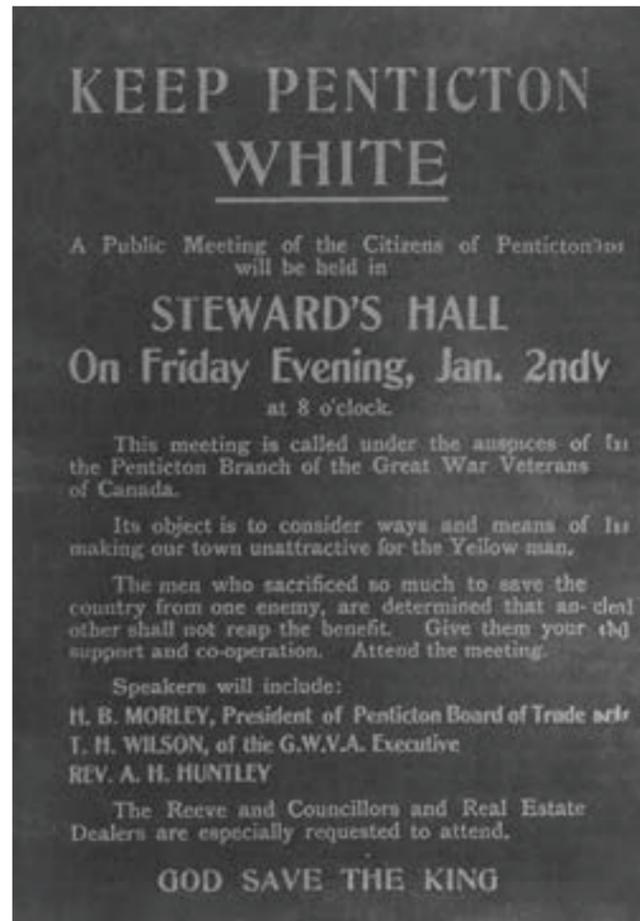
这些骚乱显示了一些白人退伍军人是如何发泄对被种族化群体的不满。而被种族化的群体面对种族歧视，表现出的态度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被恐吓，保护自己的同道、企业和社区。然而，这些骚乱只是一个开始。

刘光租(Joe Hope, Low Kwong Joe)是一位重要的社区领袖，在他的帮助下，维多利亚建立了加拿大华人俱乐部，积极支持1922年的反种族隔离学校罢工，并前往多伦多和渥太华领导反对排华法案的运动。照片来源：约翰·亚当斯。

煽动反弹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战争结束后，反弹的迹象迅速而激烈。新威斯敏斯特市议会于1919年2月通过了一项动议，决定“停止所有亚洲国家的移民”，并且将“所有敌对外国人连同在战时曾经为国家服务过的外国人一并驱逐出境”。⁴ 邻近的本拿比市反对“东方人收购土地”，并游说限制加拿大华人绿色杂货商和“东方人零售或批发商”。⁵

一些农民组织游说反对亚裔加拿大人获得农业用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农民联合会、卑诗省水果种植者协会、白人退伍军人协会、贸易委员会和市议会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特别是在奥肯那根。在基洛纳会议上，这些势力宣称“日本人和中国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土地所有权不断增加，这对我们的理想构成了威胁，不列颠哥伦比亚是白人的，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不可能被同化为加拿大公民。”⁶



照片来自W. Peter Ward,《永远的白色加拿大》(2002年),第125页。

日裔加拿大渔民也受到攻击，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西海岸鲑鱼、鲑鱼和鳕鱼捕捞加工业的重要力量。⁷ 1919年12月，联邦渔业部发布指令，减少每年颁发给日裔加拿大渔民的刺网捕鱼许可证数量。⁸

与1914-1919年社会工会主义运动(主张民主和社会团结—译者注)相伴而生的跨种族团结，刚出现一些迹象便遇到了重大障碍，因为手工业者工会组织重新控制了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的贸易劳工大会。这些组织重新回到并积极参与抹黑亚洲工人，污蔑他们为不公平竞争的对手和不可同化的工人。

1920年，白人的强烈反弹压倒击败了日裔加拿大人为退伍军人争取投票权的努力。

日裔加拿大退伍军人要求获得投票权：日裔加拿大人协会代表在战争中幸存的日裔加拿大退伍军人与省政府接触，希望修改投票法，赋予196名退伍军人投票权。政府以为他们得到了大战退伍军人协会温哥华分会的支持，最初接受了该提案，在1920年初提交给立法机关的修订版中包括了一项修正案，赋予他们投票权。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快速反应。

白人政治家、退伍军人、工会、农民和妇女团体纷纷表示强烈反对，要求阻止给予这196名日裔加拿大退伍军人极为有限的投票权。在立法机构中，以W.R.罗斯为代表的一些立法委员，以拟议法案要求投票权的人群范围狭窄为理由提出反对。他强调，该法案没有要求将投票权给予“在战争中为帝国服务的印度教徒和其他东印度人，英国臣民，也没有提到给本省的印度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在海外入伍服役。”⁹

加拿大妇女俱乐部正式发声，称这个问题涉及“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结构”。¹⁰ 他们强烈反对任何给予“日本人

或中国人在任何理由下的”投票权的举措，因为这样做从根本上意味着“危害我们的种族传统，破坏基督教”。

大战退伍军人协会进行了广泛动员，反对这项立法，派代表团前往维多利亚游说内阁。工党立法会议员 J. H. Hawthornthwaite表示，他“不喜欢以颜色划线”，但从“工会的角度来看，有人反对……过去日本人的工资较低，白人无法在他们那种工作条件下工作，这一事实在白人劳工和东方人之间造成了对立”。¹¹

4月20日，总理正式宣布撤回赋予退伍军人权利的立法提案。日裔加拿大退伍军人在继续游说投票权的同时，也坚持通过其他方式继续坚持，他们出资在斯坦利公园为他们阵亡的战友建立纪念碑。立法失败后数日，纪念碑建成。

1920年反对日裔加拿大退伍军人投票权的运动预示着白人精英和民间机构之间重新建立了种族主义关系，他们将在未来两年内继续推动白人反弹行动。利用社区之间和社区内部所有可以利用的分歧来推进种族主义议程，在全国产生严重影响。



加拿大日本人协会成员在斯坦利公园的日裔加拿大战争纪念碑前，约1920年。NNM 1994.41.14

种族主义浪潮初具规模

在温哥华，贸易委员会于1921年宣布，亚裔加拿大人的土地所有权应该受到限制，他们“将竭尽全力尽我们所能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保留给我们自己的人民”，他们所说的“自己的人民”指的是白人。¹²

维多利亚商会在那一年成立了“关于东方入侵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1月提交了报告，建议全面禁止来自亚洲的移民，在华人社区执行健康和卫生标准，禁止亚裔加拿大人拥有地产，并在公立学校对中国学生实行隔离。¹³委员会成员，美国木材大亨卡梅伦(J. O. Cameron)告诉商会，“目前的公共教育体系鼓励社会平等，应该得到纠正。”

媒体等文化机构出于投机的需要，见风使舵，迎合并助长了种族主义与仇外心理。《温哥华世界日报》开始了一场由记者考珀(J. S. Cowper)领导、各方参与的反亚裔运动。《温哥华太阳报》也加入其中，出版了H. Glynn-Ward的种族主义小说《墙上的文字》。一份新的种族主义报纸《危险：反亚洲周刊》虽存在时间短暂，却极具破坏性。

1921年8月16日，工会、退伍军人团体和商业协会在温哥华劳工大厅集会，重新建立加拿排亚联盟（AEL）。它的目标是通过“发动一场教育和组织运动来应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口面临的来自亚洲人的对本省工业和商业的危险侵蚀”，从而创建一个“白人加拿大”。¹⁴一个月后，温哥华贸易委员会加入了排亚联盟，要求“最终完全停止东方移民”，并禁止“东方人获得该省的土地所有权”。

省立法机构加入了这场激烈的争辩，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联邦政府“完全限制亚洲人移民进入本省，铭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民的愿望，即这个省是为欧洲种族的人保留的……”。¹⁵另一项类似的决议也在1922年通过。

联邦议会于1922年任命了一个渔业委员会，其中包括来自科莫克斯-阿尔伯尼(Comox-Alberni)的反亚裔政治家尼尔(A. W. Neil)和新威斯敏斯特的麦夸里(W. G. McQuarrie)，他们要求“采取措施恢复白人渔民和印第安人的渔业”。¹⁶

没过多久，麦夸里和温哥华的联邦政治家史蒂文斯(H. H. Stevens)就放大了这种反弹。1922年春，他们在议会提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呼吁停止所有亚裔移民到加拿大。5月8日的这项决议代表了一场组织严密的排亚运动，并得到了很多新当选的自由党成员的支持。¹⁷这是其后发生事的不祥预兆。



《温哥华日报》星期日报，1921年12月4日，p.19。

直面反弹

然而，针对白人的强势反弹，抵抗的力度也在增强。

日本人工会¹⁸

日本人工会的一个代表团1921年在温哥华排亚联盟办公室外抗议排亚联盟的成立。该工会成立于1920年4月，当时日本和中国工人参与了白人工人在斯旺森湾木材厂举行的罢工。木材厂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部海岸。罢工的目的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不久之后，参加这次罢工的工人与当地活动家Sukuzi Etsu和Umezuki Takaichi发起成立了加拿大日本人工会(Kanada Nihonjin Rodo Kumiai)。女权主义者和社区活动家田村敏子(Tamura Toshiko)是工会的重要支持者。工会为森林和渔业工人以及日工和洗衣工争取权利，赞助了《劳动周刊》(Rodo Shuho)和《每日人民》(Nikkan Mins-hu)等劳工报纸。该工会后来成为日本营地和磨坊工人工会。



中国学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上学的路上。卑诗省档案馆，F-06763。

全加拿大反对《排华法案》

1922年议会决议要求终止所有亚裔移民，激起了全国各地华人社区的强烈反应。自由党政府(1921年底取代保守党)将精力集中在推行排华法案，同时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来限制日本和南亚移民。中国政府驻加拿大代表与加拿大华人领导人分享了这一信息，社区开始动员起来。

许多组织和社会部门通过集会组织起来共同反对排华法案。中华会馆发挥了主导作用，传达了拟议的《排华法案》中的细节，敦促会馆成员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²²在加拿大各地的城市和小镇成立了协会，筹集资金并安排示威活动。温哥华华人劳工协会、华人木瓦工会联合会和中国农产品销售商集团等工会组织公开回应了拟议的《排华法案》，并提出了反提案。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1923年。

华人学生罢工

1922-1923年，维多利亚华人社区组织了一次学生罢工，反对维多利亚学校董事会的命令。命令要求所有华裔学生，包括那些英语为第一语言或唯一语言的学生，被隔离在只有中文的学校中。董事会说隔离是为了给中国学生提供专门的英语教学，但种族主义才是其中真正的原因；正如一位董事会成员所解释的那样，“公立学校里白人和中国学生混在一起是令人讨厌的。”¹⁹

一个名为加拿大华人俱乐部(CCC)的青年组织发起了罢工，与中华会馆合作，动员整个华人社区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集会吸引了数千人，并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州筹集了数千美元，发动群众支持，让两名反对种族隔离的候选人当选为维多利亚学校董事会成员。²⁰俱乐部主席乔·霍普(Joe Hope)多年后指出，学生们将华人

社区建设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将不同出身、语言和兴趣的人团结在一起，包括那些相互竞争的协会和政党。这种团结使社区能够在《排华法案》的挑战中幸存下来。²¹

反原住民种族主义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种族主义联盟的兴起并施压通过《排华法案》与联邦政府试图加强国家对原住民和社会运动的控制不谋而合。时任印第安事务部 (DIA) 副总监的斯科特 (Duncan Campbell Scott) 发挥了一名白人至上主义主管官僚的重大作用。他的具体目标是阻止原住民起来反抗加拿大采取的夺取原住民土地，摧毁原住民社区等种族灭绝政策。

例如，面对原住民对寄宿学校的持续抵制，斯科特主张议会在1920年修改《印第安人法案》，使所有原住民儿童都必须去寄宿学校上学。²³成千上万的人后来死在那里，他们的尸体没有归还给家人，有的今天仍在没有标记的坟墓中。正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揭示的那样，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被扭曲的机制，至今仍在直接或通过代际创伤困扰着幸存者及其家庭。

与此同时，斯科特强化了对执法和遵守法律的监管措施，严格禁止原住民庆祝冬季赠礼节 (Potlatch)。这项对印第安人法案的修正案于1884年提出，但许多原住民依然保留着这一传统，特别是在西海岸。在印第安事务部代理人的要求下，斯科特力促对原住民采取镇压打击行动，以此强化政府强迫原住民同化的政策。²⁴而抵制这些政策的反抗行动也从来没有停止。

原住民六大部落与国家对抗

1920年，斯科特和印第安事务部开始了对格兰德河六部落的一场镇压行动。利用战争期间出现的社区分裂 (见第1章)，斯科特开始破坏当时由德斯卡赫 (Deskahé) 酋长 (人称列维将军) 领导的世袭制部落联盟议会。在印第安事务部企图强行实施征兵制后，德斯卡赫成为六部落议会的发言人。他公然藐视加拿大对原住民的控制，手持六部落护照前往英国伦敦，要求英国君主支持原住民联盟的自主权。斯科特决心除掉德斯卡赫，以《印第安人法》授权的民选部落委员会取代世袭联盟议会 (通常由氏族母亲任命的世袭酋长组成)。

1922年末，在仲裁过程中，皇家骑警突袭了六部落领土，射杀了一名战士。在谈到越界行为的严重性时，德斯卡赫当时写道，政府派遣骑警到他们的土地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无权射杀任何印第安人。他们向他开了五枪...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根据条约对我们的保护吗？”²⁵ 作为回应，德斯卡赫和联盟议会决定，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呼吁新成立的国际联盟承认他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

随着六部落原住民奋起捍卫自己的主权，以及与之同步的华人社区反对种族主义排华法案的斗争，1923年将成为决定加拿大未来几十年历史进程的一年。



1914年，Kwakwaka'wakw原住民冬季赠礼节的舞者和歌手。图片来源：爱德华柯蒂斯。

■ 社区资源：“原住民冬季赠礼节的历史”。乌米斯塔文化中心 | umista.ca/pages/collection-history

■ 收听：关于寄宿学校的播客：<https://open.spotify.com/show/7D4inq4DY144KIZN99Od6t>

- 1 Melissa N. Shaw, “‘Most Anxious to Serve their King and Country’: Black Canadians Fight to Enlist in WWI and Emerging Race Consciousness in Ontario, 1914-1919,” *Histoire social/Social History* 49, no. 100 (November 2016), 543-580, doi.org/10.1353/his.2016.0040.
- 2 “WWI and Jim Crow,” *The Black Past in Guelph*, accessed June 1, 2023, <https://blackpastinguelph.com/wwi-and-jim-crow>.
- 3 For details see “Anti-Chinese Riots in Halifax, 1919,” Halifax Municipal Archives, <https://www.halifax.ca/about-halifax/municipal-archives/exhibits/anti-chinese-riots-1919>.
- 4 New Westminster City Council, “Background Research, City Council Minutes Records from 1874-1926.”
- 5 City of Burnaby, “Framework for Reconciliation with Burnaby’s Chinese Canadian Community,” February 1, 2023, <https://pub-burnaby.escribemeetings.com/filestream.ashx?DocumentId=65192>.
- 6 W. Peter Ward, *White Canada Forever*, 3rd e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4.
- 7 Masako Fukawa and the Nikkei Fishermen’s History Committee, *Spirit of the Nikkei Fleet: BC’s Japanese Canadian Fishermen* (Madeira Park, BC: Harbour Publishing, 2009), 110-111.
- 8 Ward, *White Canada Forever*, 122.
- 9 “Diverse Views Upon New Elections Act,” *Daily Colonist*, March 7, 1920.
- 10 “Oppose Votes for Japanese,” *Daily Colonist*, March 17, 1920.
- 11 “Protest Against Proposed Franchise,” *Daily Colonist*, March 17, 1920.
- 12 Ward, *White Canada Forever*, 126.
- 13 “Aim Resolutions Against Orientals,” *Daily Colonist*, November 29, 1921.
- 14 “Asiatic Exclusion League Formed in City,” *British Columbia Labour News*, August 19, 1921.
- 15 “Tuesday, 1st November, 1921,” in Journal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From 18th October to 3rd December, Both Days Inclusive, Second Session, 1921, Volume LI (Victoria, BC: Legislative Assembly, 1921), 32.
- 16 Fukawa, *Spirit of the Nikkei*, 110-111.
- 17 For an account of the 1922 resolution see Ward, *White Canada Forever*, 131-133, and Patricia Roy, *The Oriental Question* (Vancouver: UBC Press, 2003), 67-70.
- 18 This account is based on Tsuneharu Gannami, “Preservation Projects of Japanese Canadian Materials at UBC Library,”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124 (2001), 1-18; Michiko Ayukawa, *Hiroshima Immigrants in Canada* (Vancouver: UBC Press, 2008), 94-95; and Rod Mickleburgh, *On the Lin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lumbia Labour Movement* (Madeira Park, BC: Harbour Publishing, 2018), 73-74.
- 19 “Aims Resolutions Against Orientals,” *Daily Colonist*, Nov. 21, 1921.
- 20 Ibid., especially Chapter 6, 145-70.
- 21 劉光租 [Joe Hope], “域埠華僑三十年奮鬥事跡 [The Achievements of Thirty Years of Struggle of the Victoria Overseas Chinese]”, in 加拿大域多利中華會館成立七十五週年華僑學校成立六十週年紀念特刊 / 主編者李東海 [Special memorial publication marking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Canada’s Victoria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and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ed. 李東海 [Li Donghai] (Victoria: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1960), Part 4, 6-10.
- 22 This account is based on numerous articles from the *Chinese Times* including the issues of April 12-14, May 10, and May 15, 1922.
- 23 Se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Canada’s Residential Schools*, Vol. 1 Part 1 (Ottawa: TRC/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Section 2, 149-290; John S. Milloy, *A National Crime: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nd the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1979 to 1986* (Winnipe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 1999), 70.
- 24 Douglas Cole and Ira Chaikin, *An Iron Hand Upon the People: The Law Against the Potlatch on the Northwest Coast*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1990), Chapter 6.
- 25 “Deskahé to Charles Stewart, December 12, 1922,” in “Six Nations appeals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22-31,” *History Beyond Borders*, May 26, 2020, <https://historybeyondborders.ca/?p=189>

排华法案及更多 | 1923

6

1923年是加拿大反种族主义反殖民斗争遭受重大挫折的一年。卑诗省两年来种族主义的反弹与对原住民和亚洲人更为严苛的联邦政策捆绑在一起，愈演愈烈。加拿大国家议会通过了第45号法案，即《关于华人的移民法》，禁止华人移民加拿大，提出新的模式监控加拿大华人，日裔加拿大也成为目标，政府对格兰德河原住民六大部落主权的压制行动有增无减。

《排华法案》

1922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限制亚裔移民，为《排华法案》奠定了基础。加拿大各地的华人社区采取行动劝阻政府不要走这条路。不幸的是，他们的盟友很少。

最初，自由党政府探索了与中国政府谈判制定配额制度的可能性，类似于加拿大与日本政府达成的限制每年新移民人数的协议。然而，移民局官员表示反对。相反，他们提出完全排除华人，利用立法作为手段。政府把打击的重点放在华裔加拿大人，之后也采取措施进一步减少来自日本的移民。

国会在1923年春季会议上开始讨论第45号法案。当时，一些传教士也提出了反对这项立法的意见，但更多时候是华裔加拿大人为了正义孤军奋战。几乎所有国会议员、全国零售商协会、贸易和劳工大会以及许多其他人组成强大阵容联手反对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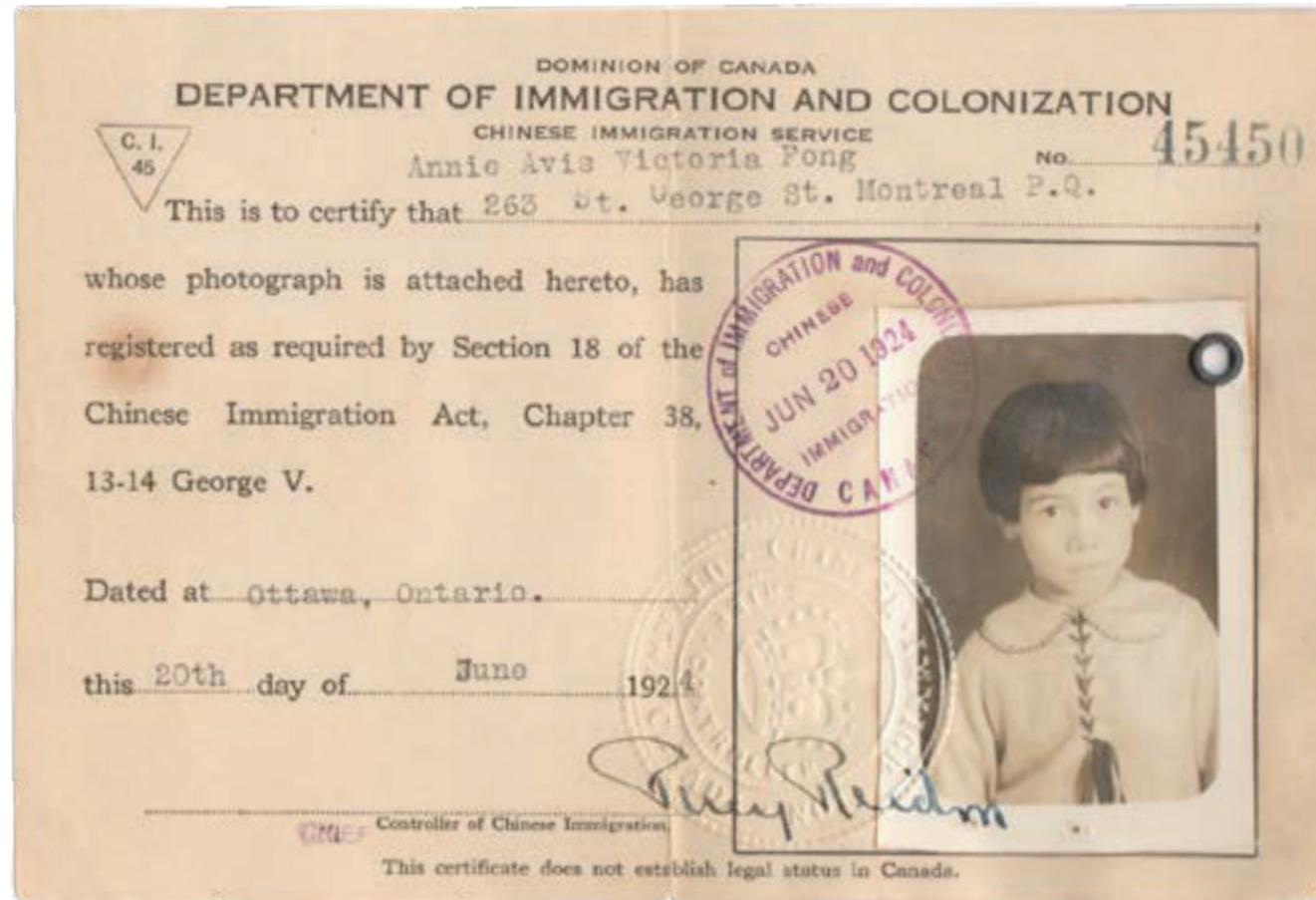
国会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确定商人和学生也在被排除之列。尽管法案的一些小细节在通过议会程序时有所修改，但总体而言，立法的内容很是极端。

地方和外交力量阻止《排华法案》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大汉公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将未能击败该法案归因于加拿大华人的内部分歧以及中国在政治上的软弱和不团结。¹

最后，不仅中国移民被叫停，立法还对所有加拿大华人施加了新的限制，包括严格的监控措施。



张肖白 (Victoria Chung)，英文名维多利亚出自她的出生地城市的名字，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学位。1923年，妇女传教士协会赞助张肖白去中国南方的医院工作，她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那家医院当医生。图为1923年的CI-9。CI证书是专门发给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的身份证件，包括在加拿大出生的人。
照片来源：加拿大图书馆及档案处



CI-45 方安妮 (音译) 的注册证。她出生在蒙特利尔，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直到100岁。她一生都保留着这张证明。随着1923年《排华法案》的实施，CI-45证书颁发给所有中国居民。CI-45上面盖着“移民殖民部”的钢印，下面的一行小字写着“此证书在加拿大不赋予【持卡人】任何法律身份”，尽管大多数持有该卡的儿童都是在加拿大出生和长大的。照片来源：Tim Stanley (史天礼)。

“1923年7月1日华侨(在温哥华)举行纪念七一活动的详情”——《大汉公报》1923年7月2日。

七一华侨耻辱日委员会召开会议,社区领袖在会上发言。同一天,调查人员去各地检查是否有华人没有遵循中华会馆的计划。如果发现任何违反(违背)计划的人,他们的名字将被公开并刊登在报纸上。

建议所有华人做到以下几点:

- 1、佩戴“七一华侨耻辱日”特制纪念徽章,
- 2、所有商家在店铺橱窗张贴“七一华侨耻辱日”特制纪念横幅,
3. 住宅和商店不得悬挂加拿大国旗,
4. 禁止进入游乐场,不得参加游行,以及
5. 华人居住区禁止播放音乐。

十多名调查人员外出巡视。据报道,所有华人都遵循了这些计划。没有发现华人参加游行。在会议上,几位社区领袖谈到了华人因限制性移民政策而遭受的严重羞辱。他们还主张每年组织活动,在华人社区纪念七一耻辱日。

以上英文内容为作者使用由批判性思维联盟提供的对《大汉公报》1923年7月2日“華僑七壹紀念之詳情”(如图)报道的英文翻译。--译者注



1923年国会排华法案有争议的进程

3月2日 查尔斯·斯图尔特(代理移民和殖民部长)提出第45号法案,即关于华人移民的法案。

4月29日 来自全国各地华人社区的近2000人在多伦多集会,抗议拟议中的排华法案。²

4月30日 斯图尔特提出动议,第45号法案进入二读程序。众议院详细讨论了该法案。

5月4日 第45号法案进入三读程序并通过。

5月7日 加拿大华人协会代表团抵达渥太华,递交反对该法案的请愿书,并游说参议员。³

5月8日 第45号法案提交参议院批准。参议院后来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该法案。

5月17日 中国南方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致函加拿大政府,要求暂停第45号法案。他的请求被驳回。

6月26日 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无证工人和不会讲英语人士的修正案,并通过了该法案。

6月30日 在众议院批准参议院修正案后,总督御准了《关于华人移民的法案》。

国会讨论发言摘要

麦肯齐·金(总理)

“多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接纳大量来自东方的人进入这个国家不符合加拿大的利益。”

西蒙·弗雷泽·托尔米(代表维多利亚的国会议员,后来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希望维持国际关系,也非常希望保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教社区的高标准;但是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国家让给亚洲人为代价来做到这一点。”

W. G. McQuarrie(代表新威斯敏斯特的国会议员)

“我非常尊重中国人的勤奋,就他们自己的国家而言,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民族。最大的困难是,在这个国家,他们无法被同化,因此始终只能是我们中间的外国人。”

A. W. Neill(代表温哥华岛Alberni-Comox的国会议员)

“我要说的是,我找到的唯一错误是总理没有插入‘亚洲血统’一词,使它同样适用于日本人。”



以上照片只是为通过《排华法案》出过力的众多白人国会议员中的一部分。

■更多有关加拿大华人社区对《排华法案》的反应,请访问<https://tc2.ca/sourcedocs/history-docs/topics/chinese-canadianhistory.html> 并查看“排华法案的后果”和“对排华法案的反应”的内容。来源:批判性思维联盟。

■一项政府授权的项目对歧视华人的省颁法律法规进行了筛查,发现自1871年以来通过了223项法律法规。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华人遗产立法评论》(维多利亚:卑诗省政府,2017年)。没有对有关原住民或其他亚裔加拿大人的立法进行类似的研究。<https://alpha.gov.bc.ca/gov/content/governments/multiculturalism-anti-racism/chinese-legacy-bc/legacy-projects/legislation-review>

最终版本于 1923 年 6 月 30 日获得御准,措辞严厉,被称为《排华法案》。该法案于 1923年7月1日,即自治领日(现称为加拿大日)生效。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必须在 1924年6月30日之前向移民局登记。该法案规定,“在加拿大的每一位华裔或血统的人,无论其效忠或公民身份如何,都应前往总督专门指定的一个或多个地点在一个或多个官员处登记,并获得规定的证书。⁴ 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注册可能导致罚款、被逮捕或驱逐出境。”在随后的几年里,7月1日被许多加拿大华人视为耻辱日。⁵

这些排华措施实施的后果之一,是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增长完全停止。在《排华法案》生效的二十四年里,一些华人男性返回中国,而由于缺少华人妇女和新移民,华人社区的增长速度骤减。华人男性与华人社区以外的女性通婚变得越来越普遍。

不仅是家庭人数难以增长,很多家庭还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分离。大多数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都是独自一人来到海外,寻找工作机会。高昂的人头税使大多数人无法将妻子和孩子带到加拿大。虽然一些男人能够攒钱回中国探亲,但其他人却留在加拿大,与在中国的家人分离数十年,形成了离散侨民的“单身汉社会”。



在20世纪初,加拿大华裔男性经常与妻子和孩子分开数十年。为了弥合距离,常见的方法是拍摄两张照片,一张在中国拍摄,另一张在加拿大拍摄,然后将它们拼成一个图像。对很多人来说,全家照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这张照片中的妇女和儿童就是与两名男子的照片拼接而成的,拍摄时间大约在 1910 年代末或 1920 年代初。图片来源:温哥华市档案馆 2021-034.262。

■温元芳(音译, Yuen-fong Woon)的小说《被排除在外的妻子》(蒙特利尔:麦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1998年)以1920年代的中国南方为背景,讲述了无法来加拿大与丈夫团聚的虚构故事。根据对真实女性的采访,温的小说着重描写了《排华法案》对“活寡妇”的影响,这些在中国与丈夫分居的女性,作为已婚但却单身的妇女,在父权制、历史动荡、战争和自然灾害中上下求索,寻找生路。本书可在公共图书馆借阅。

《排华法案》一直持续到1947年以后,但它造成的困难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即使在战后,华人的移民政策仍然把移民人数限制为每年几百人的配额,家庭团聚计划也是受限制的。

■为纪念排华法案100周年,温哥华华裔加拿大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大型全国性展览,“1923年《排华法案》寻踪”将于7月1日开展。实物与网络档案馆将展出上百件当年签发给华人的身份证明(CI证)。
<https://1923-chinese-exclusion.ca>

排华法案+

《排华法案》并不是1923年唯一的倒行逆施。联邦和省政府一方面镇压原住民,同时对亚裔加拿大人采取了另一些反对措施,包括:

进一步减少日本移民

在扩大《排华法案》以包括禁止所有亚洲移民的压力下,首相麦肯齐·金选择与日本政府单独谈判。金解释说,日本政府可能会被迫自己削减人数,以避免“令人反感的立法”。⁶ 1923年8月23日,日本政府勉强同意将每年移民加拿大的人数从之前的每年400人减少到150人。⁷ 1928年,配偶不再被允许在加拿大与丈夫团聚。

卑诗省政府批准麦肯纳-麦克布莱德法案

1923年7月26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批准了麦肯纳-麦克布莱德报告,次年联邦政府也批准了该报告。作为回应,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部落联盟直接向加拿大国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成立特别委员会审议他们的所有权要求。国会进行了调查,但在1926年,拒绝了原住民部落联盟的主张。为了阻止原住民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上诉,联邦政府随后引入了《印第安人法》第41条,将原住民要求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行动定性成非法行为。原住民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抵抗,但传统的原住民部落联盟却在此后消失,同样消失的还有印第安人联盟。

被种族化的群体无不感受到1923年的影响。从1919年开始,更严格的移民法规以东欧人为目标,官员们“用最微小的理由拘留和驱逐犹太人”。¹⁰ 这一时期反犹太主义抬头,特别是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那里的反犹太财产契约激增,媒体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增加,大学引入了犹太人配额。

大多数被涉及的社区各自在不同的角落进行战斗,并且经常面临内部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抗击1920-1923年的种族主义反弹与进攻的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的原住民、黑人和其他被种族化民族没有继续抵制白人至上主义。他们小心翼翼地开展组织工作,尽量避免与政府或皇家骑警直接对抗。随后的几年是艰难的,一些社区的人口降到了最低点。与此同时,新一代诞生了,并将很快发挥积极作用,挑战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

日裔加拿大渔民受到限制

1922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卑诗省渔业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两名国会议员分别是代表新威斯敏斯特(New Westminster)的麦夸里(W.G. McQuarrie),和代表阿尔伯尼-科莫克斯(Comox-Alberni)的尼尔(A. W. Neil)。根据卑诗省渔业管理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渔业部向日裔加拿大渔民发放的刺网许可证比1922年减少了800个。日裔渔民无法获得捕鲑鱼袋网渔船行驶执照,或大拉网渔船执照。后来的几年,捕鱼执照发放的数量进一步减少。⁸

印第安事务部打击原住民六部落联盟

1923年春,政府在原住民六部落领土(Ohsweken)派驻了一支永久性的皇家骑警分队,并挑选了一名白人律师对原住民六部落事务进行“查询”,原住民部落联盟议会因此不得不去海外寻求对自己主权的认可。与此同时,印第安事务部的调查建议用民选的社议会取代世袭制联盟议会的领导班子。次年,印第安事务部强行解散了传统的世袭制联盟议会,强行以一个社议会取而代之。有56名原住民六部落成员参加了投票选举社议会,而800名原住民部落成员则签署了一项谴责政府此举的决议。⁹



德卡赫酋长与易洛魁委员会1923年与瑞士支持者在日内瓦雅典娜宫前。图片来源：日内瓦图书馆。

德卡赫 (Deskaheh)：“我要去日内瓦”¹¹

1923年，豪德诺索尼 (Haudenosaunee) 原住民 (也被称为六部落或易洛魁联盟) 派遣他们的发言人，卡尤加族世袭酋长德卡赫前往日内瓦游说国际联盟，要求按照国联协议第17条承认原住民六大部落为独立国家。

德卡赫首先进入美国，然后携带由豪德诺索尼联盟签发的旅行证件前往欧洲。¹² 在律师戴克 (George Decker) 的陪同下，德卡赫首先进往伦敦，告诉英国人民，“我正在去国际联盟的路上，在此地停留为的是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想要知道。我之所以去是因为你们的帝国政府拒绝了我的请求，我要求保护我的人民，保护他们反对加拿大征服的权力。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事务部’把你们的拒绝理解为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我们。官员们希望能把我们当作小孩子，使用棍棒对付我们。这个麻烦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们不是小孩子。三年前，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他们的目标是最终拆散我们的部落，这一点现在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在瑞士保护原住民局的支持下，原住民六部落的这位发言人在日内瓦停留了一年多。很多国家的代表支持德卡赫的上诉，但英国的反对使得国际联盟未能举行正式的听证会。

德卡赫是加拿大的通缉犯，离开欧洲后他去了老朋友克林顿·里卡德 (Clinton Rickard) 酋长那里，在纽约西部的图斯卡罗 (Tuscarora) 保留地生活，直到1925年去世。直到今天，原住民六部落仍然在国际旅行中使用他们的豪德诺索尼护照。



登在报纸上的德卡赫像，《图画报》(The Graphic)，1922。

- 1 Harry Con, Ronald J. Con, Graham Johnson, Edgar Wickberg, and Wiliam E. Willmott, *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ed. Edgar Wickberg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84), 142.
- 2 Based on reports in the *Chinese Times*, April 30, 1923.
- 3 Based on a report in the *Chinese Times*, May 16, 1923.
- 4 Minister of 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and Regulations, 1923.
- 5 Con, et al., *From China to Canada*, 158.
- 6 “Extracts from Minutes of Proceedings of Imperial Conference, 1923,” in *Documents on Canadian External Relations Volume 3: 1919-1925*, ed. Lovell C. Clark (Ottawa: Information Canada, 1970), 237.
- 7 “Consul General of Japan to Minister of 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in *Documents on Canadian External Relations Volume 3: 1919-1925*, ed. Lovell C. Clark (Ottawa: Information Canada, 1970), 711.
- 8 W. Peter Ward, *White Canada Forever*, 3rd e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2 and Masako Fukawa and the Nikkei Fishermen’s History Committee, *Spirit of the Nikkei Fleet: BC’s Japanese Canadian Fishermen* (Madeira Park, BC: Harbour Publishing, 2009), 111.
- 9 Based on Donald B. Smith, “DESKAHEH,” in *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vol. 15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3), accessed March 1, 2023; http://www.biographi.ca/en/bio/deskaheh_15E.html and Alicia Elliot, “The Meaning of Elections for Six Nations,” *Briarpatch* (May/June 2015), <https://briarpatchmagazine.com/articles/view/the-meaning-of-elections-for-six-nations>.
- 10 Gerald Tulchinsky, *Canada’s Jews: A People’s Journe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221-222.
- 11 This section is based on *Deskaheh, The Redman’s Appeal for Justice*, (London: Kealeys Ltd, 1923); *Chief Deskaheh, Tells Why He Is Over Here Again* (London: Kealeys Ltd, 1923), <https://www.sfu.ca/~palys/ChiefDeskahehTellsUsWhyHeIsHereAgain1923.pdf>; and Sheryl R. Lightfoot, *Global Indigenous Politics: A Subtle Revolution* (Oxfordshire: Routledge, 2016).
- 12 Sheryl R. Lightfoot, “Decolonizing Self-Determination: Haudenosaunee Passports and Negotiated Sovereign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7, no. 4 (2021), 971-994.

后记

1923年的回声？

1923年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发生了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国家政体进入了自由主义改革时期。原住民、黑人、其他被种族化社区、妇女、劳工和同性恋和性少数群体(LGBTQ2S) 社区在社会、经济和法律领域都取得了有益的成果，但往往也付出了巨大的个人、身体和情感代价。这些成果包括废除了《排华法案》，被种族化的人们获得了投票权，原住民取得了法律上的胜利，公开的种族主义移民法被终止，公民和劳工权利得到了改善。

这些步骤为不断发展的挑战种族主义的斗争提供了立足点，而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也在不断地做出调整、维持自己对特定群体种族化、排斥并施加影响的权力。因此，在平等和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虚饰外表下，出现了一个演变而成“复杂且往往是隐形的偏见网络，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这个网络包括被用来评判所有人和事物的那些社会标准，而这些标准所反映的通

常是具有规范效应的白人定居者经历，使得那些欧洲人后裔能够长期享有白人特权带来好处。”¹

系统性种族主义影响着加拿大社会的方方面面。深深植根于机构内部，潜在的或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不断制造出各种微歧视，提示着谁在他们的“圈内”，谁是“圈外”。反种族主义运动即去殖民化运动的人们经常会遇到这张种族主义网——有时表现为无形但却真实存在的冷漠墙或惰性墙，有时则表现为在组织内抵制进步的各种行动。

此外，公开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仍然存在——1998年发生在素里的谋杀案，尼尔马特·辛格·吉尔(Nirmat Singh Gill)在温哥华素里古鲁纳纳克·锡克·古德瓦拉被种族主义谋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今天，我们认识到，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和女孩、警察针对原住



红色连衣裙是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的象征，悬挂在原住民(Unist'ot'en)疗伤中心，以突出该地区工业发展的危险。阿曼达·福莱特·霍斯古德，《泰伊在线新闻》。

民、黑人和其他被种族化社区的暴力行为，这些都是白人至上主义公开的、制度化的表现形式。

然而，进行中的原住民抵抗、反种族主义和其他进步的社会运动，仍在持续不断地为系统性变革动员起来采取行动。

2020年，全球发生了一场反种族主义的抗争起义。在加拿大，原住民大动员，反对环境种族主义，要求归还土地；

新的反弹？

然而，我们担心，我们目前正在目睹一种运动势头的变化，这种转向保守的变化可能会变成对针对被种族化社区和社会运动的有组织的反弹。这种反弹将使时间倒流，并可能导入又一个镇压和反动的时代，正如1920年代的反弹标志着两个艰难十年的开始那样。

这种转变的一个迹象是 2022 年 1 月的所谓“自由车队”非法占领渥太华市中心数周。在警方的怂恿下，这次抗议活动吸引了种类繁多的支持者，但活动的理念与白人至上密不可分。车队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塔玛拉·利奇(Tamara Lich)、B·J·迪希特(B.J. Dichter)和帕特·金(Pat King)，都认同白人民族主义运动。金曾倡导“伟大的替代理论”，令人回想起1920年代的小册子，如《墙上的文字》。种族主义出现在执法的双重标准中——处理渥太华的白人示威者时小心翼翼，而对土地捍卫者和环保活动积极分子则使用不必要且往往是致命的武力。

在加拿大各地，被种族化社区感到自己成为当地支持车队的示威活动所针对的目标。当滑铁卢的反种族主义教育家塞拉姆·德布斯(Selam Debs)在推特上发表对“自由车队”的批评时，她被铺天盖地的仇恨邮件和种族主义帖子狂轰滥炸，正如当时的一份声明所揭示的那样。与白人民族主义相关，平时藏在加拿大式礼貌外表下的种族主义和仇恨，一旦受到挑战，很快浮出水面。

不幸的是，民粹主义政客继续煽动这些苗头，拥抱或鼓励白人民族主义，希望激起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弹。反同性恋等攻击事件的实例正在增加，我们经常听到“反觉醒”的长篇大论，与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不是转向保守的开始，与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潮流的交融？

一场充满活力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爆发，反对警察暴力；新的社会团体与 COVID-19 大流行有关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以2011年“不再懈怠运动”(Idle No More)为开端的十年原住民复兴运动，是这场抗争运动的基础，锋芒指向加拿大作为定居者殖民地的末日。反映代际变化、新的人口结构和教育创新，一种新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鼓舞人们不仅要矫正过去的不公正，还要重新构思我们的共同未来。

日益严重的恐华症

自从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到来以来，白人定居者的种族焦虑引发了一连串的“黄祸”叙事，导致自1872年开始的一系列严重排华事件。那一年，加拿大的华人和原住民被剥夺了投票权。今天，我们看到反华种族主义正在死灰复燃。

新种族主义叙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后者一方面受到欢迎，另一方面又被贴上威胁的标签。随着加拿大拘留孟晚舟以及中国逮捕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沃尔，一场全面危机爆发了，而 COVID-19 大流行引起的反华种族主义加剧了这场危机。

尽管疫情消退了，但与中国和加拿大华人相关的种族主义已经加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指责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目前的这种恐慌在很大程度上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一手挑起的。身为美国领导的五眼间谍联盟的成员，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将火力对准中国，辅之以顺便向融媒体泄露信息。于是，“危险的歇斯底里便席卷了加拿大”。²

今天的恐华症猖獗，但并不容易受到挑战。对中国政府的合理批评可能被夸大了，支持了CSIS煽动的中国对加拿大构成威胁的观点，并加剧了社区之间的分歧。不幸的是，国会中的反对党抓住这个问题谋取政治利益，迫使加拿大前总督大卫·约翰斯顿辞职。这是否会成为后人眼中另一个引爆灾难的标志？



2023年5月新斯科舍省巴林顿湖区上空的森林大火。图片来源：新斯科舍政府。

持续不退的伊斯兰教恐惧症

2017年1月，亚历山德拉·比松内特 (Alexandra Bissonnette) 在魁北克市伊斯兰文化中心谋杀了哈立德·贝尔卡塞米 (Khaled Belkacemi)、阿泽丁·苏菲安 (Azzeddine Soufiane)、阿布贝克尔·塔布蒂 (Aboubaker Thabti)、马马杜·塔努·巴里 (Mamadou Tanou Barry)、阿卜杜勒克里姆·哈桑 (Abdelkrim Hassane) 和易卜拉希马·巴里 (Ibrahima Barry)，并打伤了另外五人。行凶者是一个狂热的白人民族主义追随者。四年后，纳撒尼尔·维尔特曼 (Nathaniel Veltman) 开车前往安大略省伦敦，用他装有牛栏的卡车撞倒了阿夫扎尔 (Afzaal) 一家——谋杀了萨尔曼·阿夫扎尔 (Salman Afzaal)、马迪哈·萨尔曼 (Madiha Salman)、他们的女儿尤姆娜 (Yumna) 和她的祖母塔拉特·阿夫扎尔 (Talat Afzaal)。他们的儿子法耶兹 (Fayez) 受了重伤。这也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有预谋的行为。尽管引发伊斯兰恐惧症的“反恐战争”已经消退，但对穆斯林的袭击却愈演愈烈。为什么？

2001年的9/11事件触发了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伊斯兰恐惧症在加拿大愈演愈烈，仇恨伊斯兰，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成为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希尔·

阿拉尔 (Maher Arar) 不久后就成为第一批伤亡者，名单很长，无止无休。“反恐战争”导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等具有镇压功能的国家机器不断变强变大。机构本身充斥着伊斯兰恐惧症，他们骚扰穆斯林或阿拉伯社区，包括巴勒斯坦活动家。扩大后的CSIS现在找到了更多的目标，为恐华症推波助澜，煽风点火。

环境种族主义

国家没能承认原住民主权，并在承认的基础上重组社会，意味着继续对原住民的剥夺和压迫。延续剥夺和压迫有多种形式。在当前气候灾难的背景下，环境种族主义尤为严重。随着森林燃烧和洪水上升，原住民和农村社区再次受到最严重的打击。这反映了工业化的负面影响持续不断地被转移到原住民和被种族化社区。加拿大的经济植根于从原住民那里偷来的土地，这一点更加说明环境种族主义特别恶毒之处。然而，自由主义国家不去寻找补救措施，而是助长种族资本主义对化石燃料和资源开采的嗜好。为管道建设提供补贴或提供皇家骑警服务，打击土地捍卫者和保护古老森林的人。今天，烟雾吞没了各地的城市，提醒我们，环境种族主义最终危及我们所有人。



2023年2月乔莉安·布莱克演唱加拿大国歌。图片来源：NBA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9OFQUXpr8g>

团结起来，共创美好世界

2023年2月，节奏蓝调明星朱莉·布莱克 (Jully Black) 在NBA全明星赛上演唱了加拿大国歌。她在演唱中，改动了一个词——将“哦，加拿大！我们的家园和故乡！”这句歌词中的“和”字改为“在”：“加拿大啊！我们在原住民土地上的家园。”她的演唱，承认加拿大是原住民的领土，立刻广为流传，在遭到种族主义强烈反对和被指责为不忠诚的同时，得到了大量的支持。朱莉·布莱克的行动说明了通过承认原住民主权可以帮助实现社区团结。

直面加拿大和世界面临的真正威胁、环境破坏造成的生存危机、全球流行病和全球战争的威胁，需要运用创新的方法，重新构想一个集体的未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原住民提供了重要的选择方案。

五十年前，原住民领袖乔治·曼努埃尔 (George Manuel) 开始根据他在原住民世界的生活经验，勾勒出人类与地球之间一个全新的关系：“土地不是可以由一个国家用来进行投机、买卖、抵押、占为己有，由另一个国家割让或反向占有的东西。”³ 它是“我们文化发源的土地……就像水和空气，不可分割。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地球母亲。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灵是我们的精神弟兄。”⁴

综合对过往历史的看法时，他总结道：“过去四个世纪的斗争一直围绕着这两种土地观。许多原住民社区接受这一理念，其他社区也在朝着同一方向，建立与原住民的特别联盟。

今天，像英格丽·沃尔德隆 (麦克马斯特大学) 这样的活动家一直致力于将原住民和黑人社区团结在一起，对抗环境种族主义和种族资本主义，正如她在自己的书和电影《毒水：环境种族主义》中所描述的那样。里纳尔多·沃尔科特 (Rinaldo Walcott)，在他的《Black Like Who?》一书中，也力推彻底改革的必要性。在他新作《论财产》中，他将废除监狱的运动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主张以原住民的理念，即大地与生灵万物不可分割，回归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关系。

这些信息能够召唤社会运动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以此击退保守势力的反弹，重新构想一个对本土和全球都更为美好的世界。

1 Challenging Racist “British Columbia”: 150 Years and Counting, 66.
2 Andrew Mitrovica, “The Damage Canada’s Spies Do,” June 1, 2023, *Aljazeera*.
3 George Manuel and Michael Posluns, *The Fourth World: An Indian Real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9; first published in 1974 by the Free Press), 6.
4 Manuel and Posluns, *The Fourth World*, 6

词汇表 (Glossary)

原住民所有权 原住民对传统领土拥有的所有权

非裔 生活在世界各国的非洲人后裔,或零散居住,或结伴成社区。非裔人口最多的地方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估计约达1.5亿。

反犹太主义 针对犹太人以及/或犹太人社区、信仰或机构的歧视观点和行为。

亚洲人 指亚洲的或来自亚洲的人,地理上可包括东亚人、东南亚人、南亚人或西亚人。

亚裔加拿大人 指住在加拿大的亚裔人口,他们具有共同的移民经历或有色人种在加拿大作为定居者殖民国家的不同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经历。

黑人 对非洲人后裔或加勒比人后裔的称呼。在加拿大人口普查中,黑人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选择,包括在显现少数民族人口中。

华人 没有任何一个定义可以概括与这个词语相关的复杂的移民历史背景与多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可以指今天生活在中国的人,也可以指历史上的散居华侨移民。

华裔加拿大人 生活在加拿大,在加拿大安家的华人后裔,包括那些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数代的群体和新移民。

殖民主义 一个优势集团或帝国强权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部分或完全征服。在现代,欧洲列强企图征服控制世界。见作为殖民主义变种的定居者殖民主义。

去殖民化 指铲除仍旧存在且继续支持系统化种族主义的殖民主义制度及其文化的过程。

剥夺 夺走一个社区的土地、文化、语言、财产或生计。

环境种族主义 将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不成比例地转入原住民、黑人等其他有色人种居住的社区。在加拿大这样的定居者殖民地,剥夺原住民是环境种族主义的核心支柱。

族群 指在文化上有相同的密切关系,包括共同的起源、语言或方言、文化,或传统的一群人。可以是种族类别下的一个分支。

加达尔 意思是“哗变”或“造反”,指1913年开始在太平洋西北地区蓬勃发展的运动。目标是使印度摆脱英国殖民主义和捍卫南亚移民的权利。

古德瓦拉 字面的意思是“通往上师/老师的门”,指“斯里古鲁·格兰特·萨希布·吉”,锡克教的神圣经典与文本。始建于1900年,这些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锡克教定居者建造的圣殿成为服务所有南亚移民,包括印度教和穆斯林教徒的场所。

原住民 认同自己的身份为古老家园原始居民的后裔、自己的陆地/水性文化被殖民主义侵扰的社区民众。

交叉性 指社会分类之间相互交叉的本质,比如种族、阶级、性别等,这些内在的交叉往往在给某一个人或群体下定义时显现,被认为制造出相互重叠、相互依存的歧视与不平等体系。

伊斯兰恐惧症 对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的恐惧、仇恨或偏见。

偏见 指个人对被种族化的群体,或与该群体有关联的人员(不论此关联是否属实)所持有的带成见的或歧视性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看法或态度。偏见可存在于任何社区,可以依据社会性别、性取向、宗教、残疾或文化以及族群或种族。偏见加权力,不论是针对个人还是面更广,等同于种族主义。

种族 强加的人群分类与等级制度,划分的依据是具有共同祖先和/或外表相似的身体特征,包括肤色、发质、身材,或面部特征。人类在基因上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因此,种族被认为是社会的构建,通常由社会中占优势的群体所为,反映了歧视的态度或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殖民主义通过建构种族来为白人主导的帝国扩张提供辩护理由。我们一般避免使用“种族”这个词,因为它会使原本不合理的概念正常化。

种族资本主义 一个将资本积累与种族剥削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两者合并继续产生种族分类的各种类别与不平等。

种族化 指正在发生的构建种族类别与特征的过程,以及将所建构的种族类别与特征强加给特定的个人或社区。

种族主义 指偏见与权力相结合,针对特定群体或个人的歧视行为。特别是指国家支持的种族主义造成的特别影响,如警察的暴力,或者是对原住民、黑人或被种族化社区执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种族主义(复数) 种族主义并非只有一种基本形式,而是有多种不同的种族主义,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历史、表现形式和后果。因此,反亚裔的种族主义与反原住民的种族主义不同,与反犹太主义也不同。种族主义会随着时间、地点和其它因素(社会性别、阶级、性取向和能力/残疾等)的改变而变化。

定居者殖民主义 指殖民征服原住民的土地,特别是指通过派遣非原住民定居者进入原住民领土,然后成为主导有关领土的统治集团。今天的英国定居者殖民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恐华症 针对中国或华裔的歧视态度,包括仇恨和恐惧。

南亚人 指以南亚地区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阿富汗。虽然现在仍有一些人使用“印度-加拿大人”一词,但它和“东印度人”都已经越来越不常见,因为这两个词都用了连字符,而且在表述地理和历史时都不准确。随着定居者的日益多元化,一些人更愿意以区域和语言作为身份认同,例如,旁遮普人。动态的身份性质反映了移民和定居背景的复杂性。

注释

本词汇表综合参考了以下文献:
British Columbia Black History Awareness Society, “Definitions,” bit.ly/34Vcjpz;

Canadian Race Relations Foundation, Glossary of Terms bit.ly/3n6PvK1;

British Columbia’s office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er, “Glossary”, bit.ly/3pyXjWp;

Chelsea Vowel, Indigenous Writes: A Guide to First Nations, Métis & Inuit Issues in Canada (Winnipeg: High-water Press, 2016);

Denise Fong and Henry Yu, “Usage of Terms” as part of the Exhibit A Seat at the Table –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British Columbia,” Museum of Vancouver, 2020;

Henry Yu, “Asian Canadian History,” in Eiichiro Azuma and David Yoo, editors, Oxford Handbook of Asi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Journeys of Hope – Challenging Discrimination and Building on Vancouver Chinatown’s Legacies (Vancouver: Initiative for Student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Canadian Studies, 2018).

作者简介

《1923》写作组

Denise Fong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公共学者。她的研究重点是社区参与、批判性博物馆学和加拿大华人历史。她是两项获奖展览的联合策展人：《桌边的一席座位 – 华人移民与不列颠哥伦比亚》(A Seat at the Table -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British Columbia, 温哥华及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和《太平洋彼岸》(Across the Pacific, 本拿比村博物馆)。

John Endo Greenaway是本书平面设计师/顾问。他是一名设计师、作家、太鼓演奏家和作曲家，现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穆迪港。1979年他成为加拿大第一个太鼓乐队的首批成员，从此开启了对自己日裔加拿大混血历史的探索。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作为《简报：日裔加拿大社区、历史与文化期刊》的编辑，他的探索挖掘更为深入。他是2017年出版的《离境：西海岸驱逐日裔加拿大人实录 1942-1949》一书的合著者。

Jessica MacVicar是维多利亚大学加中焦点(CCF)项目交流部主任，项目协调人，《1923》的共同编辑。她对支持各种在学术界与社会正义和反种族主义之间搭桥的项目，以及无障碍公共教育的理念充满热情。在过去的几年里，她在体现这些原则的学术项目中发挥了自己在项目协调、媒体发展、活动策划方面的技能。她将于2023年秋季开始研读跨学科硕士项目。

Fran Morrison是“卑诗省关注黑人历史学会”(BC Black History Awareness Society)理事会理事，负责管理学会网站的内容研发，设计并安排有关卑诗省早期黑人历史的项目活动。Fran来自新斯科舍省，是1783年到达加拿大的黑人保皇党与1823年马里兰地下铁路旅行者的后裔，获得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证书(PMP®)，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从事项目管理工作超过25年。

John Price是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他与Christine O’ Bonsawin共同编写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研究》(BC Studies 204) (2019/20冬季)特刊，并在其中发表了与Nicholas XEMFOLTW Claxton 共同撰写的文章“这是谁的土地?反思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主权”。

Carmen Rodríguez de France博士在墨西哥蒙特雷出生并长大，她从未忘记墨西哥东北部基卡普民族(Kickapoo nation)的历史与传统。Carmen是维多利亚大学教育学院原住民教育系的一名教授，她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涯包括从过去在中小学教书到现在从事各种以职前培训教师、原住民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为对象的教学工作。

Sharanjit Kaur Sandhra博士是一位历史学家、展览策展人，讲故事的人、“归属很重要咨询”的创始人。她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活动家，通过博物馆工作在社区与学术界之间架设桥梁，曾现身知识网络系列节目“BC：不为人知的历史”，以及本地和国际播客与媒体。

Timothy J. Stanley是一位多次获奖的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加拿大反华种族主义历史。现为渥太华大学教育学院荣休教授。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历史、当代文化景观与反种族主义教育之间的联系。

编辑: Listen Chen

校对: Brian Smallshaw

网页设计: Brian Smallshaw

中文版翻译: 余宁平

中文版排版: 杨曜宁

致谢

本书的作者们工作生活的地方是原住民的领土，位于古老的龟背岛(原住民对北美洲的称呼—译者注)。这些包括xʷməθkʷəy̓əm (Musqueam)、Skwxwú7mesh(Squamish)、səlilwətał (Tsleil-Waututh)原住民的土地(温哥华);ləkʷənən(包括 Songhees, Esquimalt 在内)、Hə́n̓q̓əmiṇ̓əm (Hul’ qumi’ num) 语系(包括Quw’ ut-sun (Cowichan)、Stz’ uminus (Chemainus)、和Stó:lō 在内) 原住民的土地; W̱SÁNEĆ 和 Anishinabe Algonquin 原住民的土地(渥太华)。

我们挑选了一些原住民的故事，讲了尼斯加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部落联盟、加拿大印第安人联盟和原住民六大部落的一些故事。我们向他们致谢，感谢他们提供照片和信息，供公众使用。我们也感谢卑诗省印第安酋长联盟，本书使用了他们网站上的很多资源。

这本小册子的是当年为《挑战种族主义的“不列颠哥伦比亚”：150年回顾》所做的研究的继续。该书于2021年由维多利亚大学“温哥华岛上的亚裔加拿大人：种族、原住民及跨太平洋(ACVI)”研究项目与加拿大政策选项中心卑诗省办公室出版。我们在写《1923》这本小册子时选用了该书的部分相关内容。所以说，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我们也感谢众多同事和朋友的研究工作。我们引用了有关的著述，并在尾注中标明了出处。所有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要感谢本书联合出版人，“反对仇恨亚裔犯罪关注组(SAAHCAG)”。感谢他们对本项目的持续支持并提供资源使中文译本成为可能。余宁平博士承担了翻译本书的繁重任务并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了英文版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对此感激不尽。

加拿大政策选项中心(卑诗省办公室)再次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让更多的人可以利用这一资源。所以，我

们在此特别向Shannon Dobs, Lisa Akini May, 和 Mariwan Jaff, Jean Kavanagh大大地说一声谢谢!感谢你们的宝贵支持和建议。我们还要感谢来自加拿大政策选项全国办公室 (CCPA)的支持和鼓励 -- 感谢Stuart Trew 和 Jon Milton。

非常感谢 承担本书稿审阅的众多读者，我们期待更新的数字版加入你们的建议。你们为使《1923》成为更好的百年反对种族主义斗争历史记录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Listen Chen为本书做了极好的编辑工作。编辑这份书稿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我们感谢 Shyla Sellars在非常紧迫的时间里精心校对本书的文稿。

在《1923》叙事方面，书中的图片发挥了与文本同样或者说更大的作用。我们感谢众多的博物馆、档案馆和报纸，是他们保存了这些珍贵的资料，并提供给公众。我们在此向他们致谢，特别是曼尼托巴省档案馆、箭湖历史学会、卑诗省档案馆、贝特曼档案馆、研究型图书馆中心、列治文市档案馆、温哥华市档案馆、维多利亚市档案馆、坎伯兰博物馆、日裔加拿大文化中心、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档案馆印刷图片部、日内瓦图书馆、日本文化博物馆、尼斯加利西姆斯政府、北温哥华博物馆和档案馆、艾伯特省档案馆、盐泉岛档案馆、西门菲沙大学图书馆科哈里收藏、原住民六部落公共图书馆、南亚裔美国人数字档案馆、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温哥华公共图书馆、温莎博物馆等。

